



屏溪先生集三

疏

共三十

~ 16  
2419  
3





2419  
80-3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目錄  
疏



辭 經筵官別諭疏

再辭 召命疏

辭 別諭召命仍勉進君德疏

辭 持平疏

辭 掌令疏

辭 執義疏

辭 出入 兩筵別諭兼陳君德疏

辭 執義兼辭進善新 命追伸春秋祠事待罪



疏

辭執義疏

辭進善疏

辭進善執義 召命疏

擬疏

辭 世子聽政後別諭 召命因陳勉戒疏

元孫誕生後以未參進賀待罪因辭進善書

上候平復陳賀後以闕禮待罪乞免疏

到新昌病未前進承候待罪疏

病退金谷兼陳所懷疏

擬疏

大小朝別諭後辭 書筵官抄選之命兼辭進

善書

自畿甸歸後以不參陳賀請譴兼辭職名書

辭 書筵官別諭 召命書

書筵官別 諭後辭書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

疏

辭 經筵官別諭疏 丙午

伏以臣於前月初二日津承政院九月二十二日成  
 貼有旨以臣被 經筵官之選使之即日上來者臣  
 於當日拜受郡庭祇讀訖不覺惶汗被身臣竊伏念  
 宋臣蘇軾之言曰凡為國家當愛惜名器愛惜名器  
 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若不愛惜名器則雖日  
 拜卿相而人不勸有味其言乎雖尋常百執事斗升  
 之祿者其愛惜之如此况 經筵之任責以君德成





就則名器之重不啻百執事之類其當愛惜者尤如  
何也是以拔身文譜循序進取者到此而莫不徊徨  
前却尚難遽承矧此常規之外別設位置招徠布衣  
出入 講筵此 宣祖大王之所以處先正臣成渾  
之故事是必待抱道蘊德龍藏鳳舉之士而收召之  
命渾及於無似之賤臣臣之不敢承當已不足言猥  
屑名器若此之甚則其何以鼓舞豪傑而使貢禹輩  
彈冠而于于耶臣竊爲朝廷惜此舉措也臣本性資  
朴迂志氣鄙淺猥從師友間周旋緒論者數十季餘  
而科名奪志喪禍崩心畢竟只是箇伎倆人物則臣

竊自撫歎悼初志之終墜矣至於昨歲以來叨承郡  
寄適值大饑政益拙而心益勞矣簿書塵埃舊學都  
喪平日之碎聞謏見亦莫得而依俦則其將何術而  
仰答 顧問之勤意耶臣以世祿子孫生長京華本  
非遯世高舉之類而且家貧親老祿養是急不計外  
內有除輒承不憚心力之疲者蓋爲報效 君親之  
萬一而乃者新 命隆摯施之以稀世之典待之以  
儒者之禮真可謂狙猿之冠冕鼯鼠之羈馮寶有異  
於向來循常蔭塗之比臣雖欲徒恃 寵靈躅蹶承  
赴其於非其招徠而終爲虞人之所笑何哉念昔我



殿下在閣之日臣猥忝師傅之職日月一周有餘而其時殿下連在侍湯故臣雖不得一造講席而耿耿者尚有之矣若臣之才學少可以裨聖學則臣豈不欲一近耿光以效宿昔之微悃而故此煩顛自犯遲慢之誅而不知止耶伏願殿下特念名器之不可屑越俯察臣言之非出飾讓亟令收還召旨俾臣得以安意守分焉且臣近季以來奠居湖右而臣之老母年踰七十少觸寒冷輒作痰疾不得不爲取煖計直向鄉廬從縣道封疏尤增死罪死罪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謹昧死以聞

再辭

召命疏

丁未

伏以臣向在嶺郡冒上一疏畢陳醜劣無似之實以祈聖明之照察不復備數於參講之列矣及承批旨眷禮隆摯至教以展其未展若真有可展之經術者然臣自顧駢惡措身無地而既不敢再瀆崇聽則惕息田廬久而靡已不意今者召旨又降十行諭音辭意勤懇臣竊不自知魯莽賤庸何以得此於聖明昔之媿慙今焉驚惑噫聖人之言稱物平情爲世準式其不可不審也如彼今乃以臣之四十年老學究謂之巖穴之士以臣之奔走蔭塗者謂之



守東崗陂此雖出於代撰之臣下語謬誤而夫既述王言而布王命則此亦係 朝家政令之一大端何其冒虛失實若是之甚也臣雖不得奈何於 王朝處分在臣而冒虛而不知羞失實而不知惡徒知趨命之爲恭則必有誦朱子之言而議之者以爲士大夫辭受出處關風俗盛衰奈何將一箇學究常調蔭官敢當稀世之 恩數冒居儒者之禮貌也此由臣而世教壞士風漓矣何但虞臣身之取敗而已耶如使臣才德足以膺禮招則以世祿之臣承 君父之命何辭而至於再也不然而使 朝廷之所以命臣

者當於臣之塗轍則亦何必爲一毫撻捥計哉臣既從事場屋乾沒宦途則謂臣以貪冒利祿猶難自解况豈敢有自重偃蹇之意然今反甘伏違傲之罪而跬步不能進者非臣之前後異規只是 恩禮非常臣進斯阻矣臣豈故爲飾讓以益罪戾哉且臣於數年前重患風病雖得差可而猶未如常昨冬自嶺歸也衝寒潮風舊症顯有復發漸及至春晚風勢日惡則閉門潛居不得出庭除一步地雖非向上所陳卽此病狀決無承 命登途之望惶惑之極不得不冒死哀籲伏乞 聖明察臣庸愚不可玷汚 講筵諒



臣病情不可自強趨程前後 召命併賜寢止使臣  
得以依保山澗隨分飲啄則實天地父母終始生成  
之澤臣不勝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

別諭召命仍勉進

君德疏

辛亥

嗚呼皇天不佑臣民無祿三數季來 喪變荐疊  
孝章邸下祥禫甫訖 王大妃練事又過率土恫隕  
愈久彌切矧惟 聖情慘刻痛酷尤當如何臣竊自  
伏念質陋才踈學蔑識淺兼以稟賦脆劣疾病侵尋  
未老先衰尋行數墨之業居常廢拋况可有當世之  
念哉自分泯泯窮谷將與草木同腐不意今者伏奉

本月初四日成貼有

旨以

聖上方講聖學輯要

俾臣即速上來侍講

經筵者臣聞

命驚惶不省

所諭臣聞程子之言曰君德成就責任在經筵今以程  
子之言謂不足信則已否者 經筵之官責任如何

而侍講之

命何故而渾及於空踈之賤臣耶臣之

無一可取者前後辭疏已輒悉焉抑想

聖明亦稔

知之矣然不知臣者以臣周旋師友之久故或意其  
有得也近又爲僂耕養屏處田野故又意其有業也  
及夫蒙被不敢當之 恩命而無以呈身 輦下畢  
露醜拙則 聖上亦不究察實狀猶意其可取者存



遂以儒者之禮待之旌 招屢下是臣雖無欺人之  
意而自歸於欺人又不免於上欺 君父矣今若徒  
恃 寵靈冒昧承當則此真一自欺人臣豈爲此人  
亦謂何顧臣以草莽逋慢之身固不敢自附進言而  
第於 別諭中輯要進講之 教竊有所興感者略  
掇其一二語爲 殿下誦之幸 聖明勿以爲何從  
而得之也輯要之書先正臣李珣自謂一生精力盡  
於斯者而臣師先正臣權尙夏常謂是書規模之大  
去取之精當並列於寒泉之編學者於此得力則可  
以收功蓋其排章輯註極有條理至於先儒說則既

分初晚定其從違而章下臣按之說義理真切痛快  
文辭明通灑落殆可以質鬼神而俟百世矣今 殿  
下於廈氈之上潛玩體認無一語作歇後看以爲受  
用之地則是李珣僞作今日講官豈不盛哉先正臣  
宋時烈嘗告於 孝廟曰朱子之時與今最近而所  
遭時勢又與相同故其言一一皆可用矣時之先後  
五百有餘季國之大小有中華外國之別而其言之  
皆可用已如此矣况李珣是我東大賢且 本朝規  
模自 宣廟以下則直一塗轍耳其憂時慮事之論  
無不中窾於今日而又其義理皆出於朱子者耶此



是書之尤褻切於今日者也最是用賢章爲爲政之第一篇而章內所載朱子與留正書論朋黨說甚詳視今日痼弊真切破的誠所謂如劄在身者其曰朋黨之禍止於搢紳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亾人國蓋不察賢否忠邪惟黨之務去則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將自蓋其迹而君子之恃其直道無所回互者反爲其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事今不遠也嗚呼人臣私相爲黨則人君孰不惡之而朱子之言猶且如此者蓋其意非以小人之黨爲不可惡惟恐君子之黨反爲其所惡也若人主先以惡朋黨三

字橫在胷中而不問其賢否忠邪一例惡之則彼小人之僂佞巧密善伺上心者因君上惡之之意而陰設機關以君子之自恃義直同道爲朋者目之爲勇於黨比以方正嚴毅斥邪不饒者又歸之於傾軋喜事而其所自爲則甘言緩辭或近爲公令色妍貌又似愛君使人主見之真以爲可信不疑故小人不期親而自親君子不期惡而自惡馴至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國必亾而後已其勢蓋自住不得朱子之言豈欺我哉其幾只在於辨別其賢邪審察之克明故珥又於其下備論其察之之道曰人君之所痛疾者莫



甚於朋黨故小人之陷君子必以是爲嚆矢第患人君不之察耳所謂察者只察其心其心在於愛君殉國則黨益盛而國益安人君惟恐其少黨豈患其彙征乎其心在於遺君後親則其黨雖少亦足以亾國當如撲火於始燃豈待其寔繁乎然人君不先明理而徒以臆逆爲察則其不以公爲私以佞爲忠者鮮矣朱子以別賢邪爲辨朋黨之本李珣則以察其心爲別賢邪之道而又以明理爲察之之本明理卽大學窮理之工也是以宋臣謝良佐論舉直錯枉之義而以大居敬貴窮理結之蓋居敬又爲窮理之本也

其條理次第詳具於此章矣今臣特舉此一段縷縷不已者誠以今日黨論爲百季弊端而 殿下所深惡又莫如朋黨故竇冀 殿下之於此而一下猛省矣然此非臣之言乃朱子之說李珣之論也未知 殿下之所以惡之者其辨別審察之方果能盡此道否耶如或有一毫相反則亦豈無反顧自省之道也儻 聖明以爲我之操術自足了一世事而朱子李珣之言亦不必盡是云則雖使格言至論日講於前而亦無益於書自書我自我之病以 聖明遜志尊儒之誠寧或有此耶伏願 殿下進講之際必公着



心明着眼毋徒爲口耳之資一以朱子李珣之言體行而堅守之又取謝氏居敬窮理之說先自一心克下工夫私意退聽天理常存嚴敬寅畏虛明通澈則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至於羣下之賢否忠邪是非真僞無所逃於淵鑑而黨論可以消破國勢可以挽回矣此非殿下究竟法乎嗚呼此書大義數十而珣之進於宣廟也劄語尤倦倦獨於邪正是非丁寧反覆淡致意焉此在人君豈非爲先務故耶劄末有曰明王之作千載一時而世道之降如水益下今不急救後悔無及古人有言不

怨暗主怨明君暗主欲爲而不能民無所望明君可爲而不勉民怨轉淡至今讀之其愛君憂國之意尚令人感歎矣今日臣庶之愛君憂國亦豈無珣當日之心哉其所以爲殿下惜之者正在於可爲而不勉以致世道日下人心日偷而天災地異警告不絕終至於莫可收拾之地矣惟殿下惕然驚懼思所以大振作之圖焉臣以不肖之身既不敢冒當禮召而今此所陳亦不敢攬入他事姑借輯要中語仰塞恩命此雖出於願忠之愚忱而病伏牀簣語無倫脊踈謬之罪亦無所遁伏乞聖明恕其妄而察



其愚焉仍降 明命收還其 召旨又治臣慢蹇之  
罪以肅朝綱以安微分千萬幸甚臣治疏將上之際  
得伏聞日前因前主簿韓元震疏堂劄遽發論罪至  
淡繼有持其疏入 侍之 命而史官既 命拿問  
元震將被重罪云末後 處分雖未及聞知而遠外  
流傳孰不驚歎槩聞此事實由元震疏中提及向日  
筵教論亞聖事而發當日 聖教臣既未詳而世無  
有造虛構無故侵君父之人則元震之疏亦不過得  
聞騰播之說輒附憂愛之意原其心無可罪者儻  
聖明因此一言或加重典則古人所謂有則改無則

勉之義恐不當如是而平日 待士之禮將自此壞  
盡矣草野巖穴之士孰肯于于而來願立於 朝哉  
如臣魯劣不足備數於徵士則雖靡此事固無進身  
之路而即此一款尤爲難進之義茲敢略附疏末冀  
垂俯察若其干瀆煩猥之罪臣亦不敢辭也臣無任  
惶惕屏營之至

辭持平疏 癸丑

伏以臣本無似屢辱 宣召而只以自知甚明自量  
甚熟曾不敢爲冒進之計今者栢府新 命又出意  
外駟 召繼至臣誠恟怛驚媿莫知所諭顧臣才踈



學蔑論其職任小大閒劇無一可稱况此風憲之職其責任尤重必得端方正直言議可以動君聽風采足以憚眾望者可無匪據之誚如臣之迂緩拙劣而廁近 耿光冒居臺端則豈大不爲清朝羞也今策名文譜節次推遷則雖朝除夕擢而不駭聽聞者以循例故也若拔之於尋常陰塗猝然置之清班邇列則人必指點而笑之者以非常調也藉使臣早登科名逐隊隨行猶懼其不稱况於千不似之職名萬不當之 優恩乎臣固不足道而人將謂 聖朝舉措何如哉念臣於辛亥夏猥膺輯要參講之 命敢附

執藝之義略掇輯要中一二語以伸箴規之忱而及承 聖批則舉先正句語特示未安之意以 殿下崇儒好學之意猶不免於讀其書而棄其義真大可惜而由臣鄙薄至使先正之語不見槩於 君心臣心惶媿尤當如何至於韓元震事臣於其時 處分顛末未及盡知只於疏末略陳同進退之意而 批以元震侵侮不敢言之地難掩其疏因伏聞 特下備忘至以仗尊周之大義討悖說之人爲 教臣未敢知如何而爲尊周之義耶尊周之義莫大於春秋而周天子過失不一書之矣尊 皇明之義莫明於



我孝廟時又如先正臣宋浚吉一生所秉持者是義而進論治道語及皇朝隨其得失盡言不諱此載浚吉季譜班班可考至於先正臣李滉與人書以爲洪武禮制爲亂聖典不可爲世教豈非尊君之義論事之體并行不悖耶今若以事關大朝不敢言其是非一辭贊美謂是之尊周則果成甚道理元震旣有所聞敢附匡救之義溯本而言攬及皇祖事實者揆諸事理誠恐無怪矣以此謂之侵侮而得罪尊周則亦豈元震一毫萌於心者哉嗚呼殿下於頃年招徠元震待以儒士恩禮如彼其盛而先入爲

主疑怒太過前後聖教聲罪狼藉一言斥絕不少顧藉不承權輿之歎其將如何臣與元震少小同學志并義合飢飽寒煖宜無與殊豈可以初不相干而獨爲榮進之理哉顧臣庸陋無足備數而病殘衰劣望絕世道出處一節已不須言也不然而如使臣有可以膺命者最有一事實關今日去就臣於收召之下終不敢一言之則是臣先自踈於殿下也亦豈臣所自安哉嗚呼我先肅宗大王閱歷世變究厥是非源委以謂今日紛紛其本由於斯文之爭而旣以先正臣宋時烈爲大賢君子則其背悖時烈者



是小人也至晚季處分光明磊落可以質鬼神而俟百世矣蓋以最初分裂實有公私邪正之判而自茲四五十季之間小大論議每每如黑白之相反以至舉一國之人莫不有一定之色目立心制行言論風習正薰猶冰炭之不可同器故茲乃不復假借如刀兩斷作爲文字以貽燕翼至於傳禫之際并與精一之法而勉之此豈卒乍間偶然之處分耶今殿下以蕩平二字作爲治之符調停之機必欲施自源頭故至有丁未下教而不以爲難及乎世道日變亂途層生則實建中調停終致靖康之亂者前轍昭

昭此莫非殿下蕩平之不得其要而殿下尚不寤此反以今日變亂謂由於朋黨而朋黨之源起於斯文視斯文如弁髦惡士論如鳥喙至使士林之間正論消亡朝廷之上忠節靡然大往小來陰長陽消時烈之道日以益晦敗破無餘昔和靖尹氏以程氏之見斥辭不赴召曰學程氏者我也請就斥今臣學於先正臣權尚夏師時烈之道而時烈之道既無以復誦於今日則固自甘於棄斥草莽矣豈敢爲龜山之一行以貽朱子之譏耶伏乞殿下俯察微臣無可取之實特寬虞人不敢往之誅所授憲職亟令鐫



改使名器不至猥屑愚分得以粗安則公私幸甚臣無任惶恐屏營之至

辭掌令疏 甲寅

伏以臣賦性庸愚殖學踈淺守分田廬絕意仕宦而經筵召旨栢府 除命前後相隨輒縻以不敢當之恩私心惶媿若隕淵谷每一承 命流汗被面念臣放廢如木石來去如鳧鴈出處去就雖不足仰煩上聽而匹夫之志既自有其所執虞人之役亦不可以非招則區區咫尺之守實係臣難進者而一向泯默不一仰暴亦非臣義之所敢出故昨秋辭本之上

首陳空踈之實狀兼以一二難進之端冒昧附陳實亦自言其私義非有他意也 聖慈不諒 嚴批遽降至以欲開甫定之世道爲 教臣於此惶悸已極繼伏聞 前席下教又甚嚴截 筵話既秘雖未詳聞而臣心悚慄尚復如何臣屏伏山野聾瞽時事世道之定與不定非臣所聞知則平地之起鬧又焉有其心耶在野之士身不出而言出者古人所戒臣雖無狀亦誦斯義汗不至妄涉時事鼓鬧於其間矣祇是草莽狂踈膠守微志自謂賤臣之私義不干今日之世事而矢口陳暴至煩 聖心之過慮此豈臣始



料所及也雖然為人臣而鬧世道者是何等罪名而况臣既自廢誓反有此事則其為不韙更莫大焉臣自承此 教撫躬靡措惕息彌季只欲匿影溪林沒齒訟尤以卒承 誨責之 聖意而不自意掌憲陞拜之 命又降於荒谷俟譴之中誅罰不加 寵渥愈隆臣誠情惶驚惑憚莫知其故也竊仰 聖明寬假不欲備數苛責姑囿於包荒之度而實怪夫 清朝綜核之政不至盡壞則其何以糾正官邪之任更畀於負罪訟愆之臣而莫之少恤也臣之不敢冒進固不待此事而目今罪名之未勘又添情勢之一端

至若賤疾之淹苦職名之不稱臣不暇言而亦不敢言矣茲敢席藁田間瀝血仰籲伏乞 聖明亟命有司重勘臣作鬧世道之罪以礪一世仍又鐫削臣職更無檢舉使臣得以優遊山礪頌 恩畏罪以無負聖主之至誨是臣之大幸也臣無任兢惶戰栗之至

辭執義疏 己未

伏以臣於前月末伏奉有 旨以臣為司憲府執義令斯速上來者念臣丘壑自放樵牧與羣而掌憲之銜遞纒數月又 辱陞拜之命犬馬雖頑猶知戀眷臣既具均賦之性 寵渥所被豈全不知惶感哉然



而大夫之旌禮非不重虞人死不往焉蓋其施之不宜故死不敢當也顧今新除卽風憲之貳而古所謂中丞也其地望之清峻責任之緊重在臣陋劣其不當奚啻爲虞人之旌也此臣所以恩命之下益不勝兢懼而已也程子大賢也而王巖叟猶請一見而後授官其意欲使其君知其可用之實然後用之也其慎重如此臣自知無似前後召命一不敢承膺則殿下曾未之一見臣矣固無以知臣爲何狀人物且臣身旣不出粗知言出之戒矣平生言議不少槩見則朝廷亦何以知臣如何哉只是偶然一置

於收 召之列而不究迂淺之實無端撥攬一轉再轉濟之以萬不近之職名臣心之驚惕悶媿已不須言若使巖叟見之以 殿下官人謂果審慎否而清朝綜理之政又豈若是之踈闊也此蓋上下虛偽靡文日勝不能以實心行實政而其弊至此也臣陞伏窮山與世無相干涉而每見朝廷用人不問才學如何任官不問人器當否惟名是循不覈其實以致正論不行於上而義理日晦惠澤不究於下而人心日離不能不爲世道憂默祈 聖明之於此痛戒以收實效而今反以不肖之身屢供應文之資揆諸公



私之義益豈不羞且媿也况臺閣人主之耳目耳人  
主有過失輒正言諍之若居是職者或非其人則使  
人主有輕臺閣而厭其言之心人主若輕臺閣而厭  
其言則言路絕言路絕則無所忌憚惟其心之所欲  
而亂亾隨之矣其必得學識通明言議峻正者置之  
然後可使君心敬憚庶幾不至於有過矣如臣蔑裂  
空踈望實俱輕者先去臺端以重言路是公私之大  
幸也臣早衰多病居恆凜凜而風寒感傷再三添苦  
閉戶涔涔者已浹月矣文字陳懇亦至稽晚顧厥分  
義尤切悚惕伏乞 聖明並治臣慢蹇之罪焉臣無

任惶悚祈懇之至

辭出八

兩筵別諭兼陳

君德疏

辛酉

伏以臣於昨季九月祇承栢府 除命而病淹殄殄  
經月而後始稍整理心神冒上辭本則職名已遞其  
疏還却 恩除之下既不克趨承文字籲懇亦終稽  
廢逋 命之外罪積慢蹇日月雖久悚惕彌深頃又  
伏奉前十二月十二日成貼有 旨至諭以先聖出  
處之義世臣分義之重又責以輔導 元良講學  
經筵之意十行絲綸出自 睿衷反覆詔教如親面  
命臣於病伏中蹶然而起端拜祇受伏讀未半不覺



驚悅感惕罔知攸諭夫聖人之轍環義至大尚矣無以爲言世臣分嚴臣亦豈不知哉孔子以魯爲父母所居之邦猶遲其行况臣以世祿之後存亾休戚義旣與同且半世京華困於科宦元非遁世之類則豈有一分不可仕之義也然義者宜也事之合於理之謂義是以義之至處事有時而變焉至於出處進退惟適其義不必驅之於一塗轍矣若其職不敢堪禮不敢當而徒以世臣分義之重冒沒承膺則其於理合乎否如臣陋劣固不足擬議於古人出處進退之義而惟其各具之天理本自秉彝猶知公議之爲可

懼也嚙點之爲可恥也故前後匪據之職踰分之禮每揣量斯義誠不敢全然放棄而只以趨承爲恭也奔走末祿陳力執事實蔭仕者之常分而顧今齒髮摧頽疾病侵尋此猶不可自期况侍講 經筵輔導元良是何等責任而其敢將此滓穢之蹤進近 清光出入兩 筵乎 經筵之任不但備顧問而已亦將以成就君德則旣不可責之人人而且 春宮邸下睿質夙成方將就學此正抽關啓鍵蒙養以正導迪於一簣之初而爲億萬斯年之本矣必得宿德耆儒使之左右挾輔以就日新之地矣畢竟招徠而毗



輔之者渾及於空空愚魯之臣今日調護之方竊恐不免於朱夫子踈略之歎也何 殿下之不審至此第念野人芹曝實出愛君之誠臣雖不敢進承 明命其所以眷眷我兩 宮者終亦泯泯不得茲將先正臣李珣進之於 宣祖大王者仰陳於 黈纁之下敢用替野人之芹曝未敢知 殿下不以猥屑而廢斥之耶李珣以爲君者世子之則也世子無所取則彼師傅僚屬之賢雖欲教之以道其可得乎蓋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親且尊則其取則之者易而淡矣然則今日 春宮之所以觀感而取則

之者其不在於 殿下而殿下之不出家而成教之道亦不在於 春宮之能觀感耶 殿下盡老老之道 春宮亦必興悌矣惟 殿下立心必質直制事必誠信是非一循天理毋或干以私好惡罔拂民心以從己之欲毋用小智以傷大體毋好自用以恢公聽此觀九五觀我生之義而 殿下以身教之道亦莫切於此日三之際其觀感取則之方與在外僚屬之十寒一曝者其效不可同日而語矣况若臣之蔑裂有無何足道哉李珣之以取則之道勉之於 宣廟者豈以



宣廟之所以自修有歉於取則也堯舜吾君之心固無所不至也愚臣今日之言蓋亦珥當日之心也惟殿下念哉顧臣謏淺既無以仰承 恩召則疾病之難強固不暇論而第今舊患新恙經寒夏作屢日牀席宛轉呻楚雖以此病狀言之實無起動趨承之望伏乞 聖明察臣苦衷諒臣疾恙今下 召命亟令收還毋致公議拂鬱傍觀指點而俾臣亦得以守分將息以卒生成之澤焉臣無任悚慄祈懇之至

辭執義兼辭進善新 命追申春秋祠事待罪

疏 癸亥

伏以臣罪重山積恩侈天大削罷不匝歲而旋 收叙前後 除命由該司而移栢府者再而至有駟召之命臣於縮伏訟愆之中其驚惶感惕誠莫知所以爲諭也臣從前違迺之實不但屢陳之矣今亦不暇言臣之頃年得罪實由於春秋祠移奉一節其初委折不能詳於查 啓中而臣於昨冬叨是 除也承 命旋遞未及一疏仰悉之今安得以事已而不一陳於 聖明之前更請 嚴誅也哉報恩地有春秋祠者此孔夫子影堂也以朱子配之先正臣宋時烈從享焉蓋孔子作春秋尊周攘夷以著大一統之



義後來雖羣聖賢輩出惟朱子與宋時烈以所值之時不幸故獨能述此意而明此義終使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彝撐柱於千百載之後者莫非朱子之功而其又使環東土數千里不至爲夷狄禽獸之域者亦非宋時烈之功乎本邑儒生因其地名之偶同立祠奉影幘榜曰春秋其設蓋亦有季矣向在己酉春間本祠儒生來見臣以爲此祠物力凋疲規樣欠缺距祠不遠地又有尤菴先生影奉之所是號山仰祠也祠屋華鮮規模備具遠近齊議欲移奉孔朱兩夫子影幘於山仰祠以尤菴先生降配而其間或不無參

差之議有曰孔聖祠享事貌有別士子之私奉邊筮者既未安或曰雖儒林大賢 朝家未及從享文廟則儒生之先自配食似未安或又曰移奉雖出於不得已移先聖之影就奉於後賢之祠似未安此等說果皆有見而移奉之舉終或不便否臣答曰茲事體重豈敢以末學謏見有所與議第今既立祠奉影則圖所以備儀崇奉之而已若不能然者移奉義亦有據顧此諸說似皆未考乎先賢已行之禮矣昔朱子祀孔子於滄洲精舍以顏曾思孟配之宋朝七賢從享之我東江陵地亦有孔子祠而退溪先生書額而



屏溪集 卷之五  
題詩引重之其以儒士之私奉爲未安者得此例而已無可言矣宋之七賢朱子之時俱不及從祀文廟而朱子不以此拘并躋孔聖之祠則其曰文廟未從享云者又不須論也至於先聖賢之移奉後賢祠亦有古例星州之川谷書院始名迎鳳卽寒暄先生主享之院也退溪先生以其院在雲谷而川號伊川改名川谷主祀程朱以寒暄降配之此可爲今事之證援矣退溪之意豈非以先賢雖曰追享旣享之後僣爲主祀而前享之賢自就配位又從以改其號則此卽主享之先賢祠也祠屋新舊本不足論也耶然斯

文重禮不可苟完宜更博詢而審處之云九菴時烈之號退溪先正臣李滉之號也寒暄先正臣金宏弼之號也其後數月本祠儒生與傍近邑諸儒齊會而移奉孔朱真幘於山仰祠以宋時烈降而從享因改榜春秋此前後事實然也及其查啓也辭不別白有若以宋時烈之影堂本號春秋祠而孔子朱子無端追享者然其實春秋祠本有別建者而至是移奉之由 殿下亦何以俯燭之耶然 殿下於此祠特下嚴教至罪微臣者只以大聖之下奉於後賢祠也顧其移安一節歸宿於臣言則論其罪實在於臣臣固



屏溪集 卷之五  
不敢辭而畢竟 轉環之德俯採輿議至 收三聖  
祠毀撤之 命春秋祠亦可以巋然特存永示於千  
百代之後只以移奉之故孔朱真影不得仍奉舊所  
至毀春秋之桷使三聖賢尊周大義不復揭見於天  
地之間此則臣不但得罪於 殿下其罪亦已上通  
於三聖賢矣臣何顏面更廁於儒冠之列哉臣於引  
罪之中亦有所悲慨者嗚呼握火抱冰十季血誠者  
孝廟春秋之義也玉瓚皇壇百世寓慕者 肅考春  
秋之義也我 殿下亦何嘗不眷眷於斯耶即今珠  
玉皮幣之中惟有辭於天下後世者只此可以含冤

忍痛密傳心授也彼儒生輩妄附斯義私自尊享者  
其事或未盡當而其意亦足可悲矣固當任之而密  
扶植之以存碩果之義矣何可剗地埋沒一切摧抑  
哉前後 聖教每以儒生之私奉孔聖爲屑越此不  
但有朱子之滄洲我東之江陵古事已可以爲據宋  
儒張栻在荊州建虞舜廟而朱子爲作迎享詩以侑  
之虞舜旣貴爲天子宗廟饗之則後民立祠私享尤  
豈不屑越乎然而朱張兩賢曾不以爲非禮而有所  
拘焉况我孔夫子立聖經開羣蒙爲萬古聖師而其  
尊奉之責尤在士子雖以古今祀典言之釋奠將事



屏溪集卷之五  
之列章甫必與焉者其義亦可見矣以士子而祀孔  
聖若農夫之祭田祖豈可以卑賤而屑越也至於先  
儒之配食尤所難慎 聖教誠然矣然若以宋時烈  
爲難慎也則臣愚竊以爲過也時烈之賢 殿下固  
已稔知而臣雖不肖亦嘗奉教於君子集羣聖而大  
成者孔子也集羣賢而大成者朱子也吾道旣東之  
後朱子之嫡傳卒亦歸於宋時烈士林公誦有不可  
誣矣矧乎春秋之義自孔子而朱子自朱子而時烈  
源派相承實如臣上所陳者則此豈臣阿好之言真  
可以百世以俟不惑也今以時烈從朱子之後與享

於孔子祠有何可疑乎 殿下今若曰予旣勿毀孔  
聖祠則春秋祠亦當不毀而卒乃至此者以惟臣鳳  
九妄論於下奉賢祠之故也其罪尤大臣鳳九亟施  
重譴春秋祠更建如前日之規以全予不毀孔聖祠  
之意在 殿下崇儒重道繼志述事之義豈不大有  
光焉如臣猥誦斯義者雖伏 嚴誅亦豈不與有榮  
哉臣於請譴之章引義敷陳其說張皇固知非時俗  
例格又非 殿下之所樂聞而猶勤懇至此者誠以  
此斯文之大義理士林之真公議也臣嫌於一時匪  
怒之 教以此引罪而終不能一盡言之則誠不免



上自踈於 殿下禮遇之意下自負於平日素學之志矣寧不辭鈇鉞之戛加不敢不攄盡胷中之蘊惟聖明俯諒焉臣方治疏繕寫將入縣道忽又伏聞胃筵新除臣益增驚懼不覺惶汗被體也臣卽衰疲倥倥底一箇糞土之賤何故荐誤 寵簡玷辱名器至此之甚也況今 春宮邸下睿質夙成令聞日彰正宜極選一時之俊髦俾補就將之學豈可以如臣無似備數於進講之列以妨有招之路哉臣方請嚴謹新舊 除命固無暇於丐免而所帶兩職係甚緊重亟 命有司並先刊汰仍治臣罪一如臣原疏

所陳不勝萬幸臣無任兢惕屏營之至

辭執義疏

甲子

伏以臣季益老而病益深恆日矻矻頃伏聞 聖上聿舉耆社故典百僚騰賀八域同慶顧臣牀簣之喘末由進身於嵩呼之列短疏伸悃亦不能自力臣分全虧方切訟尤此際栢府 除旨忽下意外駟 召之命繼又申之臣誠驚惶莫知攸諭念臣言其才學則極鹵莽所被 恩命則非常調其千不近萬不類者正詩人所譏不稱其服也一世之有耳目者莫不嗤點若相愛臣者又莫不悶其不祥至於臣自知之



明則尤不勝常自慄惕措躬無地也昔先正臣李滉有除命輒辭以為一生蹤迹落在退身徇義之一邊蓋義者隨人隨時惟宜而已人臣事君可進而進則進固義也可退而退則退亦未必非義也以滉之大賢邃學猶自謂未之信焉以退為義如臣蒙陋而冒膺盛命則其昧進退之義大矣君臣主義先失此箇義字更何藉以事君哉書筵講官顧何等職責而縻之賤劣彌月經歲豈不欲續上文字必冀遞免疾病荇菹亦自不暇况此臺憲之任上匡君德下正邦邪其為緊重尤何可一日委之草莽任其癯曠

耶今此數事莫非臣不敢進之端其所可遞又不但此而已臣竊觀近日殿下之過舉頻復頻失皇天之警告式月斯生而朝廷之上苟諛成習部屋之下怨咨彌淡世道日下人心益乖實有不可言之憂今日急務正宜思所以大惕念大振作之道則必先擇公明剛直為一世所見憚者寄之耳目之任隨闕勤攻激揚朝端使上下知所警恐為一分之助矣如此則若臣蔑學衰疲全無用之物亟宜刊去臺銜移授可人矣伏乞聖明特念言責得失大關興喪而察臣才器不稱義不可妄進老病實狀又無以自強即



屏溪集 卷之五  
命遞臣所帶兩職使官方無僥冒之歎私分有粗安  
之幸千萬之望臣不勝瞻天祈懇之至

辭進善疏

乙丑

伏以臣於前冬忝在憲職猥上短疏祈蒙 恩解而  
及承 聖批十行諄複教詔之語丁寧斥責之意嚴  
切而繼伏聞 筵中下教倍於 批旨至有人臣所  
不敢聞者云臣僻處窮壑雖不得其詳而臣以不肖  
曾不得冒膺 徵召之命是以累叨臺地固不敢以  
言先之蓋臣自守之義然也前疏亦不過草草冀免  
之語歷數可遞之端而已只以流俗骯髒如水益下

振刷之責專在臺閣誠不宜縻之於草莽衰劣之身  
者已較然而又其愛君憂時之念未忍全忘平日之  
耿耿在心者自不免隨筆闖及耳不料數字句語未  
蒙 聖明之究察反爲激惱之歸也臣泥首縮伏迄  
茲席藁雖歲已更月屢改而無非臣俟譴之日也不  
敢偃然無故更入文字而 威罰終不加身職名亦  
已自解臣仰感涵貸之 恩益不勝惶隕也惟是  
胄筵講職循例單付淹延累朔尚無變動臣顧官名  
而思其義未嘗不自媿負罪戾而無所勘亦未嘗不  
自悚也願臣草野愚妄不入時樣雖尋常乞免之語



屏漢集卷之五  
動不槩於 聖心致勤 嚴教者前後非一再矣此  
臣所以屏蹙訟尤臨疏兢兢雖自効之章寧欲并歸  
泯泯遂一味蟄默以至於今矣然而講院清銜久貼  
糞土一日未解實添臣一日之罪茲不得不瀝血陳  
懇干冒 尊嚴罪益難逃伏乞 聖明亟命鑄改臣  
所帶職名因治臣罪戾以礪一世夏命選部勿復檢  
擬使臣得以安意省譽沒齒田野不勝幸甚臣無任  
兢惕祈懇之至

辭進善執義 召命疏

伏以臣情窮勢隘衰甚疾痼講職 召命祇拜已久

文字申懇不但病不能自振兢畏之極亦不敢煩猥  
昧昧若無知也每自念之只益懼歎不意今者憲職  
新 除與駟 召之旨次第遠降臣驚媿惶惕不知  
所措顧臣區區咫尺之義實無以擺棄素守而况自  
前冬 嚴教之後所負罪案至重且大席藁俟 謹  
歲月己匝終未蒙薄罰之勘以至 除命絡續 召  
旨頻繁其處田廬而叨華貫負釁咎而辱 寵命非  
獨在臣爲不祥有罪匿覆反侈 恩渥亦豈 聖上  
實理裁物之道哉爵祿常情所共奔趨而迷見轉惑  
終始自阻蟄迹與世無相干涉而自蹈罪戾危悰益



感莫非窮命所賦畸而又畸也尚何咎也噫成就  
睿學講官之責糾正邪臺臣之任今日緊務無大  
於此顧今養德林下合是任而當此責者豈無其人  
乃以如臣醜差徒縻美名下而羞臣心上而曠厥職  
此何事理只自訟罪瀆擾是懼一味泯默者又恐  
恩罪之都作等閒尤切悚悶茲不得不疾聲呼籲於  
慈覆之天伏乞 聖明將臣所帶職名亟行刊汰所  
負本罪亦 命勘處使朝體無虧臣分少安焉臣無  
任瞻天望 闕震越祈懇之至

擬疏

嗚呼丙丁之際天地崩坼義理喪絕顧我三百季禮  
義之邦幾不免夷狄之淪矣若無 仁廟之馬上痛  
哭 孝廟之十載薪膽 肅廟之築壇報祀將無以  
有辭於天下後世矣惟是先正臣宋時烈以 孝廟  
同德之臣苦心抵死一生秉持者固此大義而世道  
日陷人心日溺媚疾之極並與其大義而誣毀之則  
春秋無可讀之地而志士之涕已血矣今者 殿下  
特著常訓一篇其修齊治平之訓可秩典謨而最於  
法祖章尊周之語大書特書義炳日星上可繼三聖  
之遺義下可貽文子文孫以示百世之後昆矣凡今



屏溪集 卷之五  
之血氣含生觀瞻所及孰不聳動於斯也臣跽伏窮  
山晚始得聞 聖慮過淡旋改周字而學儒之疏請  
勿改者大加 譴責至施 祖宗朝所無之罰嗚呼  
此何事也百餘季來此等文字不必秘諱不但登之  
章奏之間刊布冊子不勝其多然未聞以此媒禍也  
豈不以春秋大一統天經地義覆載所同尚而忠信  
之果可行於蠻貊者耶在昔 顯廟丁未華人陳得  
等漂到濟州其詩所謂爾家元是壬辰人之語我人  
孰不掩涕而當時柄相必縛送燕山虜人笑我之無  
義至今言者膽猶裂矣蓋彼人非不知 本朝之心

其若無聞者實不欲讎視我秉義也今雖畏約無窮  
時此不啻朱子所謂屋下合說底話也何至於密傳  
心授之地終改文字使 列聖相傳之大義畢竟爲  
苟且之歸哉 大聖人規模恐不當若是之不快活  
也况彼儒生輩雖年少狂妄亦皆聞先正之風而尊  
此義者也渠方鼓舞於 殿下之義聲而及聞王字  
之易則以其不若周字光明白直而反恐是義之不  
大彰明矣聚首驚惑真若命脉之墜絕也以本分寧  
激無渝之義當論說崢嶸之際其於事實之或爽語  
言之或過無怪其不暇顧也然論其大體此輩真扶



屏溪集卷之五  
春秋之大義者 聖德如天固宜從容而謝之獎其  
義而嘉其言矣何乃威怒之摧折之罪之以遠配辱  
之以庶人不料 聖明之世有此舉措也臣愚竊以  
爲 殿下燭理未盡明故不當疑慮而疑慮太過涵  
養不能熟故少拂 聖心而聖心必激惱過而又過  
激而又激則輒降臣民不敢聞之 致使舉朝震盪  
莫究其是非而惟 聖意之是順此不幾於予無樂  
乎爲君惟其言之莫予違者耶惟 聖明念之哉念  
之哉

辭

世子聽政後別諭召命因陳勉戒書

己巳

伏以臣伏聞我 聖上有 大命令舉國政而聽之  
我 邸下申告 宗祏大誥臣民八域之延頸願死  
者莫不歡欣慶忭竊念我 聖上未及大舜之耄期  
已倦于勤羣下之心誠不勝其缺然也况我 邸下  
愛慕之至情乎至於承膺 眷命以臨萬機而其所  
兢惕當如何哉顧臣名忝 宮官已經累歲匪分之  
懼在心難強之疾纏身今當 邸下之初政亦無以  
廁迹諸臣之後一瞻 耿光與同歡慶臣誠死罪悚  
感罔措不意頃者祇受所降 別諭促臣上來 辭  
旨勤懇有踰尋常臣聞 命驚惶莫知所諭臣之愚



屏溪集卷之五  
魯蒙劣自知不類 聖上以禮收召餘數十年而終  
不敢進身於 文陛之下者實媿虛名之自誤而  
盛禮不可辱也才識之最下而選職不可冒也每承  
除命輒暴情實特 邸下新莅機務未及俯燭不免  
隨例備數於有招之列矣臣何敢擺棄素守之志強  
桀垂死之軀唐突前進以貽嗤點哉廉媿所存卒不  
免違迕臣罪至此尤萬萬矣然君臣大義天地之常  
經忠愛一念秉彝之本性臣雖不敢冒昧趨 召耿  
耿者自不能已豈終無一言以效芹曝之誠也嗚呼  
今日者 邸下聽政之一初也萬物咸覩四方聳聽

世道之治亂此可卜矣國家之興亾此可判矣此其  
邸下之幾固不可失而所以仰副 聖上付托之意  
俯答臣民愛戴之望亦不在此乎第其治亂興亾之  
幾只在 邸下之一心蓋事物之千差萬別而所本  
者此心也聖賢之千言萬語而所重者此心也心者  
貫幽明而通有無以是而爲聖狂賢愚之別以是而  
爲吉凶休咎之分凡人爲學莫不存此心以養其本  
原察此心以措其事爲帝王之一日萬機而尤豈不  
存此心以爲出萬化之本哉宋臣張九成之言曰一  
念之善祥風和雨一念之惡凶荒扎瘥是知天神之



感應生靈之榮瘁世道國家之治亂興亡無不係焉  
昔成王季十三卽阼而其存心之效至使海外千萬  
里天無疾風雷雨海不揚波三季則越裳氏之人亦  
知其中國聖人致中和之效以及於此也若幽厲桀  
紂之心邪惡偏側者其驗之反是亦可知矣其幾之  
可懼也如此 邱下雖在冲季今旣 臨朝廷而理  
機務其於一念之善惡從違豈敢少忽哉然措此心  
而施諸事則固不無先後緩急之序而其先且急者  
有六一曰立志以法堯舜也志者心之所之也人雖  
有向善之心合下立志不能高不能堅則安於卑近

狃於故常旣無以收拾身心尋向上去而又或一時  
意思易就衰霎不能不間斷則亦無以堅凝湊泊爲  
制事之本必此志先定以第一等自期然後乃可做  
爲伊尹莘野之匹夫而猶以堯舜君民爲志况 邱  
下首出庶物任位育之責其不以堯舜爲法耶若有  
宋神宗何敢當之意實非 宗社生靈之福也 邱  
下欲加致知之工則堯之欽明舜之濬哲皆可法也  
邱下欲修進德之業則堯之峻德舜之玄德亦可法  
也平章百姓則 邱下得以新民德明目達聰則  
邱下以之開言路有才德則如舉十六相有罪惡則



如罪四凶是亦堯舜而已至若堯舜之執中用中心法旨訣尤最緊切此心之發而為食色玩好居處宮室則不期過而過於中發而為孝親敬長窮理實踐則每患不及於中惟 邱下每自反求其過者裁抑之必無過於中其不及者勉強之必至於中焉此法執中之道也朱子論用中意曰若取極厚極薄之二說中摺以為中此子莫之執中安得謂之中極厚之說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之說是則用厚薄之中之說惟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 邱下日聽羣言之異同試

依朱子說惟是之用焉此法用中之道也臣竊聞近日書筵進讀中庸伏想於中字之義講之熟矣况我 仁廟之於 孝廟 肅廟之於 景廟亦以此相授受則顧此中字即 邱下傳家法也宜 邱下之益自勉之也 邱下睿質天縱知日長而業日崇若堅定此志用己百己千之工則希聖希賢天必遂吾之願人皆可為之堯舜何患不得為之哉伏願 邱下先立大志嚴心法大規模必以堯舜自期待言堯舜之言行堯舜之行使斯世為堯舜之世斯民為堯舜之民焉二曰勤學問以明義理也學之為言效



屏溪集 卷之五  
也不能者效其能者而能所不能不知者學乎知者  
而知所不知或讀書以開廣之或討論以講明之將  
以通貫乎義理體驗乎身心也爲人君者姿質雖美  
若學問無所資則一言一事或不無偶合而一身全  
體終不離俗窠不免爲小智自用天理無所泮人欲  
無所別而治己治人皆苟而已孔子稱帝舜之大知  
不過曰好問好察傳說贊高宗之治道而亦惟曰終  
始典學 邸下及此志學之年宜急遜志之工例講  
之外數引賓僚輒將經史義理精微究極無遺大而  
治亂興亾之要細而人情物態之變靡不講明又於

三朝視膳之暇庶務裁決之餘全以讀書而爲事先  
使此心虛明專一端拱危坐靜對方冊心目俱到音  
韻舒暢字求其訓句研其旨如朱子所謂讀上段時  
不知有下段讀下段時不知有上段者而及其沈浸  
淫佚泆肌淪髓又如尹和靖耳順心得如誦己言者  
則日有新得理事融會左右逢原觸處流通動靜云  
爲自中義理進德修業豈患無其本歟三曰絕嗜慾  
以養氣血也人之有生必具形氣而形氣既具嗜慾  
隨之又况三十以前志慮未及長氣血未及完若一  
或徇情昧於攝養則榮衛易損精液易耗疾病之來



即其所也況人君所處與眾人自別肥甘之於口輕暖之於體聲色之於耳目僂嬖之於左右求之斯得欲之斯遂此皆傷生之鴆毒迷人之佞鬼可不懼哉  
邸下一身三百季 宗社之所托億萬命生靈之所依惟疾之憂即 三殿之心無疾之望亦舉國之情也 邸下其可以自輕耶嗜慾既生於形氣則形氣所發即書所謂人心而人心之流蕩者爲嗜慾也苟使人心初不能聽命於道心一任其滋長則不但爲一身之疾病終亦爲一心之大害是必從其發處遏慾順理或節省而毋至少過或禁絕而不使近前義

理爲主物慾退聽則既無所陷溺而爲疾於身亦無所騰倒而爲害於心表裏收功豈非兩盡之美歟四曰恢德量以受直言也臣聞有道之世直言多聞無道之世直言先亾古人以言路開閉占國之治亂者意蓋如是矣三古以降直言者率不能見容是由在上者量狹而不能盡乎人言之致也惟其量狹故只知在我者爲是苟同於我者莫不獎納而虛受之其異於己者輒皆違拒而摧折之甚或知其言之忠直以其私意之先入而不能不厭惡也又或知容直之爲美名勉強而不之罪然厭聞之心着一種子則一



事二事隨時闡發終必有勉強不得也或使其間果有直言者指斥君違不饒寵幸而遽示聲色徑加譴責則終至於國無爭臣君志日亢朝無見憚仕路日貿其傷國脉而防言路者豈不大哉義理者天下之公在上者未必盡是在下者未必盡非堯舜之世尚有予違汝弼之教而都兪之間吁咈相錯况其下者耶程子曰量隨識長 邱下先用力於知言養氣之工而私意無所容則當與天地同其量矣雖有犯顏廷爭切中己病何厭惡之有 邱下凡於聽言之際必察言者本意以爲逆耳之言人主所惡嬰鱗之患

人臣所畏猶且爲之者是其意不愛其身而愛其君不憂其家而憂其國者也其言之可者則不但無訑訑之色樂聞而翕受之其不可者雖不可用亦可與其敢言之誠使之復言也此正後世人辟類患不能處惟 邱下益加猛省焉五曰去私意以立紀綱也私者與公相對之稱私則人慾公則天理大凡紀綱之不立以公道不行也公道之不行私意害之也天下之千邪萬惡皆從一私字出來况人主以臣庶爲子以一國爲家而若於方寸之間不免有一念之私則不能子臣庶而有私臣不能家一國而有私財萬



事之弊由此而出朱子論私意之害曰朝廷之上邪  
正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恥廢壞又  
論紀綱不立之害曰風俗頽廢於下惟軟熟奔競而  
不復知忠義名節之可貴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  
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  
可復支持矣此其私意之不可不去也紀綱之不可  
不立也先正臣李珣之言曰爲政而能立紀綱如學  
者集義以生浩然之氣也蓋不可以一令之得正一  
事之合宜而遽責紀綱之立也必人君無一毫私邪  
干於心發號施令大公至正粹然一出於天理以言

議則是者是而非者非以用捨則直者舉而枉者錯  
以至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言言而必信事事而  
必正無不順天理而合人心則令之而行禁之而止  
紀綱不期立而自立如水到而船浮矣此非刑殺之  
威可以脅之爵祿之利可以誘之只在人君一心上  
私意之克祛也朱子曰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心之  
私意難去噫私意之難去有如是夫恭惟 邸下方  
在冲年雖以衆人言之嗜慾之萌不至太甚思慮之  
發不至太雜矣豈以 睿聖之姿乃有許多私意然  
若非堯舜之生知則意慮偏好衆口辯言內外交攻



習或與成則私意之萌種下種生終爲萬事之害者  
必先知而早戒之也且私意存而紀綱不立則國之  
必亾亦不可不知也惟 邸下戒之六曰善繼述以  
光前烈也恭惟我 太祖 太宗開創神器聖神繼  
承積德累仁制作文物媲美周蔚然爲海東數千  
里禮義之邦豐功丕烈不可殫書而惟是春秋大一  
統之誼天之經地之緯民之彝互萬世而不泯者粵  
自我 太祖大王代纛以仁之日所秉執者此也蓋  
我 太祖開國在於 高皇帝創業之初回軍之義  
上格 天衷自是以來本 朝列聖世篤忠貞至於

宣廟壬丁島夷再寇 乘輿西狩八路魚肉矣幸賴  
神皇帝爰赫斯怒竭天下之財動天下之兵迅掃凶  
醜再奠 宗社自此東人於 皇朝不但君臣之義  
重實有父子之恩淡凡有血氣莫不感泣而思死報  
矣况我 宣廟聖忠益虔坐不背西萬折必東之意  
人至于今誦之矣不幸丙丁之際天地崩坼義理喪  
絕嗚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雖其理窮力屈事出權  
宜然 仁廟之圍中壘禮馬上痛哭可見 聖心慷  
慨出於天理之正矣至於握火抱冰十季如一日者  
孝廟之志也皮幣之中薪膽愈切密勿之策鬼神莫



窺雖中途崩殂大計墜虛猶其義聲烈烈震耀今古  
能建天地而不悖矣 顯廟之褒錄義死 肅廟之  
築壇報祀皆所以明天理伸大義而 聖上亦嘗眷  
眷於斯寃憤痛迫之意屢發於絲綸之間蓋其 列  
聖之密傳心授上繼 太祖倡明之遺義者將永有  
辭於天下後世則此誠 邸下世承之義也宜 邸  
下亦講明此義矣國小力弱雖不能倉卒有爲朱子  
所謂忍痛含寃迫不得已之心常存諸中一以保吾  
民以修內治繕武備以待時至則正繼述人志事者  
而亦豈不有光於 列祖之盛烈哉今此六條臣不

敢謂今日治理止於此而已竊覲 邸下冲季視事  
方欲謙挹而不自居臣何敢支離其說塵瀆於此際  
而况臣草野屏伏每有身不出言出之戒亦不敢盡  
言其所欲言者矣然最上心字之說雖使臣終日竭  
論亦無居此外者今臣之縷縷以言皆本於 邸下  
之一心天下萬事其有不以此心爲本者乎堯舜禹  
以天下相傳而其言不出此心字者蓋以此也然此  
心之出入無常動靜無端其操持之要莫切於一敬  
字故先儒以爲心爲一身之主宰敬爲一心之主宰  
武王之踐阼太公以此敬首陳戒之敬者主一無適

廟



一內外貫動靜此心工夫非敬以主之曷能成始成終而宰萬物也更願 邸下以一心為萬事之本而又以敬為操此心之本焉臣所帶講官責任緊重不可以如臣醜差冒居也明矣公私憂懼自畫已久而一年二年積屢瘵曠 朝廷等於廢窠臣分益增凜惕况臣素患風痰彌老彌痼長委枕席戶庭行動亦不自振實無作氣登途進赴 恩召之望而且自前月添得輪行感氣咳嗽達夜飲啖全却老氣摧沮牀席矻矻文字控籲經月稽延尤不勝悚惕也伏乞 邸下諒臣情病非出假飾特許遞解臣見帶職名仍

付臣司敗以治臣慢蹇之罪焉臣無任云云

元孫誕生後以未參進賀待罪因辭進善書

九月

庚午

伏以自頃 嬪宮產室廳 命設之後中外臣庶日夕顙禱於斯男之喜茲伏聞皇天默祐 元孫誕降慶告 宗祏賀騰臣鄰臣於牀簀瑾伏之中蹶然而驚聳然而喜不知所以為諭也人之為孝莫大於有後而今 邸下纚踰舞象之季即有弄璋之喜不但億萬斯季子孫保之之慶實基於今日螽斯之說說亦可占驗於方來 邸下於是乎上承下繼真是文



王之無憂矣 邸下既分丙枕之憂且盡三朝之養則 邸下之於爲人子也可謂能止於孝也今者爲父止慈之道亦宜早講而是無過於將來義方之教而已 邸下之凡百動靜尤不可不身先自飭以爲蒙養以正之本也 邸下其亦念之否乎第臣名列邇班迹逋窮山末由進身於諸臣之後共伸忭賀之忱情禮都乖罪尤萬死臣所帶講院之銜尚今虛糜臣既怵分畏威不敢每每煩顛朝廷則視作等閒置之相忘顧其職則 書筵進講何等責任一使之瘼曠至此而不之念哉我 朝庶官其限之最久者不

過六年而臣於此職又加二載此何法典果使臣才學可以稱其責筋力可以任其職當此碩德鴻儒爲世之望者已多其人則固不可專靠一人許久偏任况臣之識學空疎已切匪據之懼情地艱危實有難冒之故而季垂七十恆病矻矻豈有萬分一之可強以膺 命哉臣曾聞 孝 顯盛際諸先正之居是職者久不過一二歲或三四五六朔丐免輒遞一如凡職之去取矣若臣一味虛帶不進不遞因循八載爲人嗤怪者未之前見不但臣心媿懼無所容措亦豈 聖朝綜核之政哉伏乞 高明特命遞臣職名



屏溪集 卷之五  
仍治臣前後積逋之罪以礪羣工以安私分焉臣無任瞻天祈懇之至

上候平復陳賀後以闕禮待罪乞免疏

甲子

伏以臣山居僻迂晚始得聞 玉候違豫症樣粹砒以至藥院移直驚寔焦迫罔知攸諭不數日旋伏聞天神效靈勿藥有喜歡欣之極山翁澗叟莫不相與同慶矣顧臣素患風眩遇暑彌劇前進承 候既闕於初廁身蹈舞之末用伸忭賀之忱者亦終末由則情禮都虧臣罪萬死臣竊念以常人揆之五十是向衰之年若以完養神氣之工言之 殿下今日正程

子氣血方完之時也然而自近年來榮衛不能不損而 玉候間多不豫疾病之來雖聖人所不免抑或慎飲食審節宣之道猶有所未盡而然歟宋儒呂祖謙之言曰養生養心同一法也蓋謂胷中常覺寬平和豫事至應之自然中節則心廣體胖百疾皆祛矣雖王者御治萬機至繁日昃不遑隨其分限物各付物則如早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有爲而未嘗爲也方寸虛明不可謂有一物事矣寧可勞瘁懊惱而因致疾也伏願 殿下治病必以治心先焉昔 宣廟有翌瘳之慶先正臣李珣以大病之餘善端萌發之



語進以勉之 殿下亦宜於此加勉凡人大病新去  
無所營為故私意退聽可見水落潭空底真境界矣  
只有天理純然善端藹然將此燃達之微擴而充之  
使日用之際無少間斷則此又養心要法而仁者必  
壽之理將見 聖壽無疆為萬歲太平之休矣臣民  
今日之祝正在於是惟 殿下念哉念臣所帶講院  
之銜職係緊重而虛辱樵牧之身已閱半載矣臣心  
惶媿固不足言朝廷事理決不宜若是無義况今  
春宮邸下冠櫛復故講 筵將開侍講之任尤不可  
一時虛縻伏乞 殿下亟命有司先治臣闕禮之罪

仍遞臣職名使臣得以守分田廬安意畢命焉臣無  
任隕越祈祝之至

到新昌病未前進承

候待罪疏

九月温時十六日 幸

伏以皇天佑我家邦 元孫誕降此誠今日莫大之  
慶而吾東方億萬斯季子孫保之之休實基於是域  
內之血氣含生蹈舞歡忭已不可言而 祖宗陟降  
之 靈亦必悅豫於冥冥之中矣仍伏念我 殿下  
大德之季幾躋六旬惟有此 文孫之慶以閭巷間  
匹庶言之暮年含飴之喜實有踰於少日弄璋之初  
人情儘如斯矣 聖心嘉悅曷有其極臣於疾病踰



伏之中踴躍歡忭閱屢日而不能自己惟是迹滯田  
間身阻賀列同慶之忱末之自伸則伏辜頌愆無地  
敢解茲又伏聞 玉候欠豫浴溫有 命 輿衛已  
戒羽旄在途臣心驚越焦憂莫能按住臣雖癘病在  
牀喘息未泯省識猶存則當此 大駕遠臨臣民駿  
奔之日偃伏私次義所不敢扶榮辱軀擔昇前進以  
為走伏 行宮近地承聞 起居之計矣才到中半  
舊痾越添於頓撼之餘痿痺蹇絀氣且凜綴偃仆旅  
舍望絕前路莽蒼 行朝五雲八望末由致身於  
清蹕之下帳殿奔問臣子之疏節而區區犬馬之誠

終未獲伸則臣罪於此萬殞難贖伏乞 聖明將臣  
慢蹇之罪付之司敗亟行勘正以肅朝綱以安私分  
焉臣無任惶感屏營之至

病退金谷兼陳所懷疏

伏以臣季衰病痼遊居窮山自顧此生望斷瞻 天  
意外 鑿輿遠巡 玉仗邇臨近侍儼辱 聖旨誕  
降 特許遞職促 召偕八臣承 命惶懼逃遁不  
得敢登 文陛獲近 耿光 天語諄諄酬酢如響  
臣以草茅將死之賤不謂今日蒙此不世之 恩數  
也榮感之極不知攸諭從今退歸丘壑雖死何憾固



宜依近 帳殿恭侯進退而臣素患風痰之疾一宵處濕舊症俱作渾身痠痺屈伸皆妨仍因數日恐作蘧蔭之人臣不得已今方退住莽蒼之地略加調息回鑿時進伏路左瞻望 羽旄之計不但差遠 行殿猶切瞻慕之忱先自逕退益不勝惶惕之至臣治疏將上之際伏聞頃日致祭之 命混及於故相臣尹拯云未知今此之舉以儒賢故耶名義之所不容則不可以儒賢待也以相臣故耶 先王之所罪削則不可以相臣待也不知 聖意之何居也今日行幸寔遵 先大王當日故事而 先王之所常斥者雖不能顯示懲討之嚴乃反偏蒙 賜祭之恩者竊爲 殿下惜此舉措也臣先正臣宋時烈私淑之人也先正之道渾淆破敗無復可言則謹以尹和靖程氏徒就斥之義敢請擯退之 恩焉

擬疏

伏以臣頃 除憲職半歲虛帶心甚凜惕無以自措幸因 東宮常參變通遞改如魚脫鉤自誦 天恩不旋日而單付講銜職縻依舊臣驚訝震憾不知所以攸論也臣之學術果使一分堪是任者官爵公器也不可視同私物專靠一人十年之久况臣之陋劣



萬萬不相稱也又况求之當世讀書講義古所稱真  
講官者既多其人將此千不似之一箇臣身作爲磨  
礪之蹟有若賤臣之外無更可以擬議者然臣之悶  
媿惶惕雖不足言朝家用人之道綜核之政決不當  
若是也伏乞 聖明特遞臣講院之任仍 命政曹  
擇授可堪之人公私幸甚臣之本分辭職之外不宜  
更有他說而第有一言不得不仰陳於 聖明之前  
者敢附疏末惟 聖明少垂察焉竊伏惟念臣以魯  
愚之姿蔑裂之學猥廁抄選之列間叨言責自知甚  
審終不敢爲膺 命之計而粗聞古人身不出則言

不出之訓是以未嘗以芻蕘之言自達於 黈纁之  
下惟是君大夫有問則對亦有其義從前問議 命  
下輒陳迂賤之說蓋以此也頃者長子服制之 下  
詢也亦不免以數行文字略貢迷見及伏見收議後  
判批只舉傳重一事定爲長子服三年又 教以大  
臣儒臣咸曰經法亦不非予臣於是主臣之至誠不  
能無惑也臣今因日前 下詢之禮畢陳前說則非  
無端言事之比豈守平日言不出之戒而猶不一言  
敷釋終負當初 辱問之盛意也哉向者 下詢只  
指長子三季服也此周公制禮也誰復疑貳臣故以



經法之不可不遵對之若以向日 判批之意更爲  
下詢則又必有其說矣臣於獻議之末特舉傳文註  
疏而必請參究看詳者固有意矣蓋儀禮父爲子期  
而爲長子則與爲父爲君同服斬衰三季禮所謂加  
服也子夏傳之曰何以三季也正體於上又將所傳  
重也此謂子之於父爲正爲體也父之於子將以宗  
祀之重傳之者也其正體二字指本正本體而言也  
如次嫡以下既立宗矣則莫非正也莫非適也如兄  
弟之子爲子者亦莫非繼體也至論服制則與本初  
正體有別蓋以父之尊而服其子一如君父之例者

其義至重至大故雖同曰長子必於本初具此正體  
傳重三事而後乃可服之也其下註疏之說詮釋經  
傳極明且詳相劄所謂當服不當服有許多般數者  
亦以此言之也周公之經子夏傳之鄭玄註之賈公  
彥疏之子夏即孔門文學之科尚矣無以爲議朱子  
於喪服劄下特書之引重註說極其勤摯則漢儒釋  
經亦不可作歇後看如此况朱子晚年編次三禮而  
喪祭篇則托門人黃榦卒業焉續通解是也楊復亦  
朱子門人禮學高明以朱子之意作儀禮圖說而鄭  
註賈疏之說通解與圖說并取編輯故後儒之承用



亦無異辭此即禮家之定論今 殿下一掃諸家舊說容易斷定 殿下雖謂以從古經爲教經文本意恐不如此子夏諸賢豈盡不知經文之意而其言如彼哉 殿下或意帝王家以繼統爲重若於繼統之地或斬或替則慮有輕重之差也然此有不然周公之制天子諸侯絕有期惟正統有服未論斬期功總既服之之則正統之重自在其中蓋初非正適而陞爲正適始以絕服而終必有服者莫非重正統也以士夫家言之次嫡以下承重者其父之服固止於期而其家之統傳於其服期之子之子孫此等大經元

無帝王韋布之有所異同也伯邑考之喪文王當服斬衰而若武王之喪又出於文王之時則文王之服必止於期然先儒謂武王奪伯邑考之適也豈以服之有期斬之異而統之有輕重之別也哉况今 孝純嬪喪陞大功服期則尤不能無疑小記曰適婦不爲舅姑後者姑爲之小功註舅姑爲適婦大功爲庶婦小功此言不爲後者其夫或他故不可受重或死而無子不受重則舅姑以庶婦之服服之也以禮義言之 孝章世子之喪雖應服斬衰今既不得則於孝純似不得以適婦之服服之况於 孝章初不當



服斬衰也耶若欲盡棄禮家諸說率意徑情作爲無  
於禮之禮則豈不爲未安之甚耶議禮之家古稱聚  
訟講義之道不嫌爭難且不憚於屢改而屢易伏願  
殿下勿以己定爲難撓博議於知禮諸臣必使聖賢  
遺訓昭晰毋失而傳之百世流通無碍焉禮者天理  
之自然其輕其重實有一定之則雖或輕之重之而  
無難於確定恐非大聖人至精至中之義而安知無  
百世之非議也哉 殿下儻於穆然之際虛心靜慮  
盡取經傳註疏一賜玩釋則 聖學高明亦不待諸  
臣之一二言而必自洞然豈 殿下不究聖人制禮

之本義徒以一時意見而輕重之哉惟 殿下念之  
臣於禮學少無實得今已衰劣師友舊聞且都忘失  
誠無以檢考書冊一一證說而此係禮典大節目不  
可草草勘定敢以蓄疑於中者茲復進之伏乞 聖  
明勿以人微而畱神裁擇也臣於月初哭殤女之天  
慘怛悲遽未遑文字近纔瘞還始乃治疏八縣或恐  
編輯之已勘也尤不勝惶恐也臣無任隕越祈懇之  
至

大小朝別諭後辭 書筵官抄選之 命兼辭

進善書 甲戌



屏溪集 卷之五  
伏以臣自近數年衰益深而病益痼閉戶涔居不省  
外事前月初忽伏承 聖上所 降別諭以臣特廁  
書筵官之選 邸下又以此繼 降別諭而駟 召  
之命并下臣祇拜九頓且感且惑臣不知何故癯老  
將死之日荐蒙 兩朝誤恩至此也臣所帶進善之  
職千萬不似猶有可免之道日冀其 恩遞也願此  
書筵官之抄非如實職之有除有遞也一被其選名  
稱着在身上則未死之前將奈何奈不得揆分度才  
媿凜悚惕尤如何也念臣於 聖上嗣服之初猥忝  
經筵官之列中間 宣召已不知幾造且見帶講銜

再遞旋 除首尾踰十載餘矣臣非木石之頑豈無  
犬馬之戀臣又世祿之裔非不知逃遁之無義則一  
膺 召命出入 兩筵以觀 耿光誠亦所願只以  
君德成就責在 經筵不有碩德宏才非所處也左  
右 冒筵輔導 元良亦非謏聞陋學所可議也臣  
前後三十年來終不得一赴 恩召寧枯死丘壑而  
不敢貽清議之譏罵寧打乖法門而不敢辭分義之  
罪人者臣之苦情亦足哀也向者 朝廷收而剡進  
者不過以臣少而從師周旋士友疑有所學也設有  
零聞瑣見不過爲石火光影况今尸居餘喘舊學都



屏溪集卷之五  
忘何足以與論於 竊筵之抄選耶書曰無曠庶官  
國家之設官分職各有其責雖執事末僚其在綜核  
之道不可任其癯闕况 冑筵勸講責任甚重其不  
可一日曠其職也明矣且今 邸下代理庶務酬應  
萬變講學明理之工尤萬萬緊切矣伏乞 邸下俯  
察臣空空蔑蔑無所可取 特命選曹刊削臣 書  
筵官抄選之名仍又遞臣講院舊銜上而名器無玷  
下而私分粗安不勝萬幸臣無任瞻天祈懇之至  
自畿甸歸後以不參陳賀請 謹兼辭職名書

乙亥

伏以逆孽更起兇書復出情節叵測駭慮方深 宮  
城扈衛之 命忽下此際不幸戊申餘悸若將復至  
臣所居稍僻遠外傳聞不得其詳驚惶憂懼誠不自  
己欲進伏畿坰爲續承信報即日西上及到近畿伏  
聞 大朝日臨帳殿親莅鞫囚新案雖未結梢舊途  
幾盡正法 宮衛解嚴人心稍安而且臣瘡疾撼頓  
增砥急於歸死旋尋鄉路僅僅昇還彌日矻矻繼聞  
討逆有慶百僚騰賀臣職忝從班病伏竊山不得廁  
身於嵩呼之列以伸同慶之忱臣罪至此萬殞猶輕  
仍念臣所帶之職其任則講官也至緊重矣今反委



屏溪集卷之五  
之於衰劣如臣僂同冗窠何太作歇後耶臣之久冒  
匪據恆自媿懼顧不足言 邸下當誠心典學之時  
正宜刊汰臣蔑陋病朽千萬不近似之人妙選季少  
學明爲當世第一流者置之是任以備 顧問也其  
終不然者抑 邸下自恃睿學之高明不求問學之  
資益而至於講官之有無稱否謂等閒而然耶如此  
則誠大慨惜也伏願 高明特念治國之本實在於  
此學進學之要亦在於講明討論而講官之重非尋  
常執事之比亟遞臣職回授可堪之人仍治臣闕禮  
之罪以警羣工焉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 書筵官別諭召命書

丙子

伏以王春元日我 聖上以 大王大妃壽躋七旬  
頒慶八域誠 刻朝罕有之慶而老老之 恩推及  
朝野臣老而不死亦蒙 寵資樞府新 除先及臣  
身臣仰誦 聖上福慶無疆俯念私分榮媿交至九  
頓於地愈久彌深前月又伏承 別諭促召臣上來  
辭旨勤懇臣祇拜莊讀惶隕感涕不知攸諭念臣之  
忝是選千萬不近前後控籲竭瀝無餘臣之本情  
邸下已俯燭之矣臣不敢每每瀆擾而至若老病廢  
痼之狀臣今不言 邸下亦何以知之也臣耄路添



厚澤集卷之五  
齒百病侵尋無日不痛閉戶涔居最是視昏如瞎全  
拋尋數聽重如聵殆廢酬酢顧此書筵官之任即  
侍講經傳質論義理成就 睿學以資治理也臣雖  
挾冊登筵何以講讀 睿教討詢何以對述况神  
思枯落舊學都忘亦何以敷釋古訓出入精微以當  
睿旨之萬一哉若使臣果可以忍死匍匐得近 文  
陛之前 邸下見之只一老醜物耳必曰所謂讀書  
之類如是而已徒使 邸下有輕士之心非止臣之  
不能見憚而無資輔却恐 邸下沮求士之心也從  
初抵死求免蓋出自量之審而今茲所陳尤切於目

下情實惟 邸下諒之噫前後 召命辭意懇惻求  
助之 教至誠藹然苟非潔身亂倫之類孰不激勵  
感動思有以少效農馬之智也是以臣雖癯伏窮山  
跬步難動而每擎 令旨自切愚衷耿耿者心未嘗  
不在於 邸下篤志懋學蓋志不立則事無湊泊衰  
震難成又或志之立而不能高則制作規模終爲苟  
俗程子曰第一等讓與別人毋落第二等 邸下先  
立 睿志以堯舜自期待庶幾不至於漢唐之卑近  
顏子以爲舜予何人也有爲者若是孟子引此以實  
人與堯舜性同之義又言才之能處以明有爲之路



脉蓋性既同善而該性之氣雖清濁粹駁之不齊其體段靈昭神覺活化不測人可爲堯舜正在於此  
邨下雖 睿質天成非堯舜生知之姿而自能盡性則宜資於學利之工必就本源之地加存省克治之工而百千其篤變其異反其同此中庸所謂變化氣質之法而湯武反之是也况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又我 朝家法而 邨下亦嘗服勤之者孔子語孝於樊遲必謂之以禮禮者性善之一而節文斯仁義日用事事各有條理者也愛敬以事親惡慢不加入節制謹度不驕不溢聖人謂天子諸侯之孝亦以禮

之意也推此而至於政令施措之間無一毫私意參錯皆出性善之自然而允合人事之儀則則理事融徹一氣流通郊 廟神靈悅豫於上羣黎百姓歡欣於下堯舜雍熙之治庶復可見而祈天永命之基實在於此真聖學之極工帝王之大孝也宋儒徐積訓學者曰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今臣所言莫非我聖上爲 邨下期願者則 邨下養志之孝又孰過於是哉仍念臣竊聽於 筵侍之臣欣喜而傳者頃季 邨下臨 筵教曰後世專尚俗論不知儒術若以朱子所學得韓富之位其事業之著見奚啻如彼



屏溪集卷之五  
臣不敢知果有是否 筵席語秘臣固不得其詳而此正一言可爲知也朱子後孔子也格致誠正之學自有治平之具果能以時措之夔臯周召之業可幾復致韓富雖近世之名相本非出自正學謂天德王道則未也孟子言是心足以王矣臣主臣以爲 邸下此教終是見處大亦足以王崇儒重道之意何但好善優於天下此 邸下好學之心爲之本也臣必以篤志懋學眷眷於 邸下而又自附於非堯舜不陳之義敢用替芹曝之誠更願 邸下念哉念哉臣之老病癯瘠之狀實如上所云者亦乞 邸下特令有司永勿一例收召以益虛文之歸而使臣得以安命丘壑以卒生成之澤千萬之幸臣無任懇祝屏營之至

書筵官別諭後辭書

丙子

伏以臣頃上辭免文字恭承 睿批辭旨勤懇有踰常例至以學問思辨之工若有求助之意焉臣仰感睿志念學彌篤俯慙鹵蔑無以仰承惕若負罪久不自釋纒匝月荐降 召旨又令臣卽速上來臣祇拜莊讀驚惶感激繼以訝惑不知所以仰諭也臣本蔑學諛才近又衰耗病痼萬不堪於進講之任者自知



之明屢書自列本非飾讓 邱下豈不知其無益於  
顧問也只以喉司之臣謂臣不刊於收 召之列  
下諭之際一循故常是豈綜核務實之意哉伏乞  
邱下特諒臣魯淺無似病又難強之實狀亟令有司  
削臣 書筵官之名而無更 下召不至有虛偽之  
弊焉第臣孤賤踈遠跼伏草莽雖或名列從班曾不  
敢以朝士自處妄自與聞於朝廷末議况今牀簣殆  
殆萬念都灰尤何以擺棄所守而陳說論事乎至若  
關於 睿德成就者一心眷眷不忍忘之也茲因承  
諭陳書之時敢將一二言附陳之庶幾 邱下之畱

神焉臣頃伏見 邱下自責 令旨言簡理當既懇  
且切必欲仰體於 大朝之心者藹然於言辭之外  
噫歷觀前史帝王之反躬自責屈指罕有臣蹶然驚  
起喜不自勝而其所舉三事即大學明德新民之條  
目而 邱下得其要領矣但此在誠心與否而有無  
效也 邱下懋哉懋哉七季之旱成湯以六事自責  
而天乃大雨此只是誠也成湯自責之誠能仰格于  
天而天之俯感於成湯者其效至此 邱下於此三  
事毋徒爲騰之口舌書之紙筆播告臣鄰而已修身  
則實修身講學則實講學政事亦實心做去一於誠



屏溪集卷之五  
而無少間斷則何事不成試就三事而言之修身爲  
政事之本講學又在修身之先講學卽 邱下所稱  
學問思辨之事而大學致知之工也修身包性情言  
而政事則齊治平俱在焉 邱下於心性情意等名  
目先究其所以立名者克明其各該之義理而至於  
言動威儀之際亦皆究其當然之則又講如何而爲  
誠意如何而爲正心如何而言動威儀渾乎則也知  
既至則說誠意直要意誠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言動  
威儀直要渾則根本已立施之政事而皆以身教則  
家可齊國可治而天下之平亦不外是矣所謂修身

尤莫切於孝悌慈而齊家之道實本於此民之觀感  
於此興起於此而人皆能孝能悌能慈斯足以治平  
况以大學治國傳言之其觀感興起者不但能孝悌  
慈而已也事君事長使衆亦由此推出來此所以身  
修而後家齊也又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惟是  
孝悌慈之中孝又百行之源書云惟孝克施有政者  
以此也然孝亦多般程子言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  
爲孝者然後能之非獨守孝之一字而可得也夫奉  
養溫清莫非孝也而孟子稱大孝之道特言惟順於  
父母曾子之養志亦此順父母之心也其惟順之者



宋儒李侗以爲實不見父母之非也父母之教戒於子者皆出於至慈之心欲其子之爲善也故在子無非可順之言所以只見其愛不見有其他也此天理之自然不待勉強而然終古聖賢必以順父母爲言者誠善看得爲人子者心也臣固知 邱下於過庭之教洞洞屬屬每恐貽憂於 聖心思所以一意奉承有順無強則無容於更議然竊伏念 聖上之冀我 邱下者修身則文王之爲世子也講學則堯之欽明文思也政事則舜之攝堯政也若 邱下於此一毫不及於三聖人則此 邱下之於三事未盡

順乎 聖上之心也 邱下寧不大惕念猛着力用克順 聖上之心哉大學以誠意爲自修之首中庸又言不誠無物今 邱下責躬之教真天理之發見處果能持循此心毋弛毋怠內而問學誠正之工外而言爲舉止之則以至政令措施之間一切誠實懇篤以底于十分盡頭而無媿於三聖人之業則 聖上所以悅豫於 邱下者亦如殷天俯感於成湯之誠也此正聖人之大孝也向上悌與慈自然推廣將去而國人之觀感亦必教成於下也豈不休哉臣癯老病篤飾巾待盡一瞻 高明此生無望瀝血齋沐



屏溪集卷之五  
以代面陳雖其語無倫脊誠或可諒如蒙 恕其妄  
而察納焉則國家幸甚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

屏溪先生集卷之六目錄

疏

代四學儒生尹瀆等辨崔錫鼎禮記類編疏  
代奇挺溟等對辨崔錫鼎禮記類編冊子三段

疏

代館學儒生李英輔等伸辨尤菴先生疏  
代太學儒生鄭觀河請沙溪先生從祀文廟疏  
代館學儒生尹志述等辨誣寒水先生疏



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疏

代四學儒生尹瀆等辨崔錫鼎禮記類編疏  
己丑

伏以人主所與共天職者自有朝廷卿大夫而惟士  
卑微者若無與於其間矣然而至其秉義理之正明  
是非之公所以元氣我 國家根柢我儒術則其所  
謂卑微者反有所重焉此其故何也夫士者服先王  
之服行先王之行所誦者詩書禮樂也所法者孔孟  
程朱也苟或有言悖於經傳道背於聖賢者則必思



屏溪集 卷之六  
所以明目張膽苦死力斥若鷹鷂之逐子弟之衛是誠士之職而國之所以爲國者亦不得不有賴於此也此雖以人主之威卿相之勢有不可以摧喪斬伐使之無也決矣是以士類錮而漢祚亾學禁設而宋氏絕古今以來摧陷士氣毀黜聖道而不亾者未之有也嗚呼 殿下今日之事亦可謂亾國之舉也昔楊墨仁義之少差而孟子懼孔子之道不著謂之一亂今也侮聖毀經異言邪說不但少差而已而 殿下猶恐辭闕之太嚴反乃扶護之不暇使邪說者百倍增氣而朱子之道則日漸壞敗若使孟子復見必

不但謂一亂而已識者之寒心志士之慨惋其亦甚矣臣等猥霑菁莪之化粗知衛道之義一脉穉陽不絕如線而衆陰所剝雷霆輒震前後摧折之 教專爲倖相之地則上爲承順之計下售阿附之意巧譎之訐疏誣恃之臺避亦其衰末世例套如彼么麼輩固不足誅而獨惜夫以 殿下之明鑑昧鄒聖闢之之義助兇徒充塞之禍也類編之背馳於朱子者頃日承宣之疏辭館儒之所懷逐條陳辨臣等姑不爲疊牀架屋而復舉其踈漏者以付之惟 聖明之垂察焉大抵彼所謂類編者其爲規模自謂一遵通解



而其分家邦諸禮列篇段屬固已大悖於通解且禮記全書褒合成就雖出於漢儒以朱子不欲輒改鄭註之義觀之則其在後學固不敢容易刪改况其全書中入於通解者則已經朱子之手凡其編次與經書之集註章句固無間焉今者隨意顛倒少無忌憚必曰有不得已焉者正與向季致經人朴世堂之余豈樂爲者一串語脉也詭經背聖是斯文之亂賊則有何必不得已者而借用先聖闢異之緒語反作誣聖之資其言之悖乖胡至此哉至於庸學則朱子一生工夫未有加於此者凡我誦說朱子之徒孰不知

尊閣表章而不幸有賊鑄者沴氣所鍾萬惡俱備輕視朱子擅改中庸若其首章則謂之統論而如大學經一章之爲以其下三十二章分屬於首章如大學傳十章之爲今者類編之中庸亦以三十三章分爲九節而以其下八節一一分應於首章自謂熟講精研自然昭合意欲突過朱子上頭而實不免賊鑄之餘套也一脉來歷自不能掩豈其有意於遵賊鑄而誣朱子耶正韓愈所謂出乎此則必入於彼者自然住不得也其若淡衣之續衽鉤邊則朱子晚季既有定論而楊復之言丘濬之說亦皆有據則彼所謂以



原漢集卷之六  
裨別續於全幅者何所據而然耶且裳三幅之續於衣一幅自是三代古制而今乃恣意變亂其他腋下之裁入內衿之不緣無非一背於朱子而掇拾零碎句語於笆籬間來雖自謂大文案大證據自不覺具眼之冷看而終不免於誣聖之科其亦哀夫此不待夫子家奴塚中出來而稍有見識者已見其非其所爲說旣不足以籠罩一世則其何敢傲然自大乃謂俟百世不惑耶至於再疏所引先正臣文元公李彥迪故相臣趙翼隱然欲自比於兩臣而敢以爲證臣等請舉兩臣著書之顛末以破引比之誤也李彥迪

以東方道學之宗嫡潛究經學超然有得隨手劄記儘有可觀豈如崔錫鼎恣意自私無所顧忌者耶然而先正臣文純公李滉文成公李珣猶不敢無疑焉李滉則於與人書并論宋臣王栢及我朝臣權近與李彥迪之所補大學中移經文二條爲格致章處曰未見補傳之益適得破經之罪又比於毀正寢而補廊廡若李珣則著李彥迪補遺大學後識立說五條辨其同異而至曰恐不當作支蔓之剩語以輕先師也以兩先正定論觀之其不可藉彥迪之劄記甘心於毀經也決矣雖以彥迪之道學文章允爲後世



厚澤集卷之六  
師表而略爲立說於聖經猶未免先正之見疑況以錫鼎小智鑿見狼藉誣毀又異於前輩而敢引不當引之人欲杜一世之口以濟自私之意乎若殿下詳覽兩臣之文集則不待臣等之縷縷亦可知錫鼎藉口之無據也至於趙翼則雖近代恬雅文學之一名相若其學問則未著雖云有私自手記者如或有角異於朱子處則不過翼之一誤着也况翼之庸學困得請序於故相臣朴世采則世采終不許以屬文世采之不爲印可於此可見矣尤不可以藉此而爲重也夫朱子之道如日中天雖錫鼎千萬輩固不足

以一毫氛翳而世道之乖亂亦已甚矣其所謂講確參證者列書卿宰鋪張氣勢而其間或有元不相與知者雖或參於禮記之講證而又有不知於庸學之論者氣勢所壓莫敢自解其悖經之罪者是誰之咎哉實由殿下之假以恩寵助其氣焰而終不能使一毫崖異上自朝紳下至韋布莫不心知錫鼎詭經之罪而口不敢名言嚴斥禍福所關舉世靡然其爲害世道者比諸鑄與世堂尤萬萬也此亦殿下之釀而成之也以鑄之侮聖亂經雖賜死於庚申更化之日其罪則不以亂經也以世堂之毀經背聖甚於



厚溪集卷之六  
賊鑄而終使偃死牖下不明其罪故此輩無所懲憚  
肆然接踵今日 殿下若不能亟輟參講之 命用  
示屏裔之典猶夫益篤恩私摧折讜言則臣等必知  
又有甚於錫鼎者繼此而起也 殿下曷觀夫邪道  
熾聖學廢而能保其國者乎 皇明之趣亾實由於  
陸氏之學盛而朱子之道黜也其念于茲可不懼哉  
殿下於向日學儒之疏 批曰必欲角勝又於錫鼎  
之疏 批曰必欲擠陷又於泰億之疏 批曰專出  
構陷臣等聚首駭愕不暇念彼輩詬辱之脊至而竊  
爲 殿下惜之未敢知我 祖宗三百季培養士氣

者其意只欲使承順迎合惟令是從而如或抗義爭  
執則必謂之角勝力斥異端則必謂之擠陷明討其  
罪則必謂之構捏耶 殿下則待士不以義而視之  
以奴隸養士不以禮而畜之以犬馬脅勒號令甚於  
軍卒擠陷之 教構捏之 批不究是非容易題目  
而必有草野直言之筆書之於簡冊曰我 殿下私  
護柄臣摧折士氣扶植異言退斥正論云爾竊恐  
殿下之威令無賴於萬萬代之公論而後之君子以  
殿下爲何如主也以 殿下熟鍊高明之學必不待  
臣等之條陳已能覷破其僭偽而猶不忍嚴斥者只



緣 殿下一腔子私意未祛好惡不明親愛之癖太勝而不能好而知惡也 殿下若於夜氣清明之際精究其邪正則必不以臣等之言爲傾陷構捏之論也臣等目見朱子之道破敗不勝憂慨之忱不避雷威冒死陳辨伏願 殿下夬揮乾斷明示好惡使邪說者有所知懼聖學得以復明則斯文幸甚世道幸甚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代奇挺溟等對辨崔錫鼎禮記類編冊子三段

疏 己丑

崔錫鼎類編冊子第十三條曰尹瀆疏有曰類編

規模自謂一遵通解而其分家邦諸禮固已有違於通解且禮記全書之入於通解者已經朱子之手而容易刪改隨意顛倒少無忌憚云臣請辨之通解一書規模甚大既取儀禮經文及大小戴記又雜引春秋內外傳管子孟子賈誼劉向淮南子孔叢子前後漢書許氏說文杜佑通典九章筮經開元詩譜劉敞補經白虎通等書多立新定之篇目以補古經之闕如內治五宗士相見義學制學義臣禮鍾律詩樂禮樂書數等篇是已範圍既大引據又廣將以續成周之制成一王之法其分爲



家鄉學邦國王朝禮之目固宜該備無遺矣至於類編則只取禮經本文纂次而已家鄉王朝禮之篇目雖欲盡用通解其勢固不可得矣且禮記全書之入於通解卽曲禮等十餘篇姑就曲禮一篇言之檀弓玉藻雜記少儀及周禮論語春秋傳國語家語晏子春秋劉向列女傳賈誼容經等書兼收雜取補入各條以成曲禮一篇而類編則只取禮記本經從文理纂次此其事理雖欲一遵通解章次其可得乎夫類編之設只爲禮記錯亂不可讀故以類分屬俾有條理文勢理致稍得倫貫而

一書中諸篇次第一篇中各段名目依倣通解規模而已序文中悉倣通解之云蓋謂此也若分篇及章次一遵通解無一字異同則是不成禮記類編也然其彙分就編之際未嘗不取裁於朱子本旨則其所謂容易刪改隨意顛倒者未知何謂也臣等請辨之尹憲等疏所云云只言禮記本篇之分入於通解中諸禮者各有義意而類編之分屬諸禮大相違背也云豈以通解中新補內治等十篇之不入於類編者斥之以不遵通解也耶正所謂問東而答西也試以禮記本篇之排屬於諸禮者言之曲禮



少儀二篇通解則屬之學禮類編亦有學禮而反屬之家禮冠義昏義二篇通解則屬之家禮類編亦有家禮而別立嘉禮以屬之燕義聘義二篇通解則屬之邦國禮類編亦有邦國禮而別立賓禮以屬之王制月令二篇通解則屬之王朝禮類編則不立王朝禮而統屬於邦國禮投壺鄉飲義鄉射義三篇通解則屬之鄉禮類編不立鄉禮而又別屬於嘉禮其所同者只是內則學記大學中庸四篇而已濇等所謂其分家邦諸禮固已有違者豈非覩破之淡者乎今以四篇之偶同謂之悉倣者是乎以十一篇之相背

謂之違異者非乎兩書俱存其可欺乎且王制月令乃天子事則此非王朝禮而何然而類編不立王朝禮而以此兩篇統於邦國禮是天子而見統於諸侯也其於名分之乖絕事體之謬異何哉至以分禮言之通解則只分家鄉學邦國王朝五禮類編則分爲家邦學吉凶嘉賓七禮其爲規模亦豈不務廣於通解者乎且禮記全書中入於通解者已經朱子之手而正其章次則其取用他書處未必言矣本篇中小目之名上下之次亦不可從朱子勘定耶以曲禮少儀等諸篇言之曲禮中某某章通解則載於某篇而



類編則必移入於他篇少儀中某某章通解則載於此而類編則必移置於彼箇箇相反無一近似如此之類如欲毛舉殆成一秩書煩不敢條陳憲等所謂隨意顛倒無少忌憚者亦何可逃也况其悉舉儀禮中引用諸書之名尤是題外之剩語此不過出於眩亂人耳目而不覺識者之冷眼看了其爲遮護外面之計亦云踈矣既曰盡用通解其勢不得云則其曰一書中諸篇第次一篇中各段名目依倣通解云者其上下文勢之矛盾何若是甚也至於彙分就編未嘗不取裁於朱子本旨云者尤不成說即何以異於

以刃刺人而曰我非殺人者耶伏乞 聖照

第十四條又以爲賊鑄擅改中庸以首章謂之統論其下三十二章分屬於首章如大學傳十章之爲今類編之中庸以三十三章分爲九節其下八節分應於首節實不免賊鑄之餘套云此又虛罔之甚也鑄之所著中庸說則以一篇分爲十章二十八節而其所分章率多謬戾類編則三十三章固自如也只就饒氏六節演爲九節上五節分照統論五段下三節分照首段三句與鑄說不啻懸殊節節相反今謂之遵賊鑄而誣朱子何也且鑄



說只稱首章初無統論之目而今以類編之有統論強立鑄說所無之目謬引而混稱之以爲眩亂污讖之計噫亦異矣

臣等請辨之鑄之擅改中庸章句也蓋以首章段段分割爲許多綱領如大學經一章之爲以其下三十二章分屬於首章如大學傳十章之爲彼所謂類編亦分爲九節而以其下八節分屬首節如大學傳十章之於經一章其爲規模體格自不免鑄之餘套而同一心法則與朱子章句一切相反至於分章分節特其零碎節目固不必屑屑較辨矣憲疏所謂遵賊

鑄而誣朱子者實是恰好題目何可謂謬引混稱也大抵賊鑄分屬而錫鼎效之謂之遵非耶朱子纂正而錫鼎毀之謂之誣非耶如使錫鼎初無是事則遵誣之名何以加焉而猶知言者之爲怒正孟子所謂惡濕而居下者也伏乞 聖照

第十五條曰又曰淡衣制度朱子晚年既有定論楊復丘濬之說亦皆有據而類編所謂續衽於全幅者何所據而發且此三代遺制而恣意變改無非一背於朱子云云臣請有以明之也淡衣之制見於朱子家禮而此出中季草定之後爲一童子



所竊去朱子易贊其書始出則此非晚年定論可知也且家禮註蔡氏淵曰司馬書儀所載方領及續衽之制引論雖詳不得古意先生病之嘗以理玩經文與身服之宜而得其說方領之說已修之家禮而續衽鉤邊則未及修耳楊氏復曰先生晚年所服淡衣去家禮曲裾之制而不用蓋有淡意及得蔡氏所聞始知先師所以去舊說不用之意後取禮記淡衣篇熟讀之始知鄭註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先師晚歲知疏家之失而未及修正觀此二條則後學之去取從違亦可推

知也但楊氏所論續衽一節猶未盡得鄭註之本旨不能無待於後人之闡明而丘氏之說又與朱子所論差異則其不足引據明矣今類編中附見制度續衽鉤邊從玉藻經文及鄭註衣裳附幅從白雲朱氏說袂緣之不設於口外內衿之邊不緣從經文及孔氏疏說一一皆有明據不敢攬入已見朱子晚季所服既不從家禮制度而宋明以來至於我朝儒賢之論及淡衣者十數家臣於居閒時與故應教朴泰輔故徵士李世龜閱以升反覆論難折衷爲說此非一時偶然綴拾筌籬間零



碎句語而遽爾論正者且朱子曰近來淡衣之制詭異不經近於服妖甚可歎也云云家禮所載本非三代遺制乃宋時俗樣而因用溫公書儀未暇是正此正朱子晚年之所憂歎則又何可膠守而不知變哉以此謂之一背於朱子抑又何意也

臣等請辨之蓋文公家禮中間爲一童行所竊去不得爲晚來整頓故永爲後學之歎傷而世衰道微間有變亂禮書者則必以此書爲未定書而無少考信此固衰末世一不幸而亦其不識家禮之本意者也家禮之書酌古宜今專出於敦本實略浮文之意故

至於古禮之煩瑣處則或不無異同而今以小智鑿見不問本末之如何妄相訾毀以至今日之錫鼎而極矣敢以全書直驅之於非定論抑何心腸也所謂家禮未定書者亦有說焉如淡衣之曲裾祭禮之冬至立春等祭未及修改而朱子晚年反復求正既有正論則此亦與己正者同况其他凡百節目豈可由此而忽於尊信耶至若續衽鉤邊之制以蔡淵之說觀之朱子之意的當無疑蓋淵之言曰司馬所載續衽鉤邊之制引證雖詳不得古意先生病之嘗以理玩經文與身服之宜而得其說謂續衽鉤邊只是連



續裳傍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卽爲鉤邊云云此朱子之意而雖未及修定於家禮其定論則可知也憲疏所謂朱子晚年已有定論者非耶况如楊復之親炙朱門服習禮書者而其所論續衽鉤邊一遵朱子之意而若其合縫覆縫之說專解蔡氏淵所記朱子之語則豈非後學之大可泮信處而錫鼎乃反謂猶未盡得本旨不能無待於後人之闡明云此不但非毀楊氏實爲誣朱子也而隱然以己之鑿見自附於後人之闡明良可笑而不足惡也至於丘氏之說又與朱子所論差異不足引據明矣云云者若自家

之意雖於丘氏之少異朱子猶且謂之未安者然苟如是則自家之制何其一背於朱子乎抑其意以爲與其少異朱子無寧一背朱子耶且深衣何等法服而乃曰某制從甲說某制從乙說某制從此論某制從彼論惟以己意裁酌而成之則便是新出之別制何可謂三代之法服也且其腋下之裁破卽時俗僂服之制安在其深邃之意也續衽之制不但朱子之定論全然不用其所謂玉藻經文者亦非實狀經文未見有此意而類編特強以意推解之耳豈非妄誕之甚乎且楊蔡續衽鉤邊之說卽朱子晚年定論而



屏溪集卷之六  
錫鼎棄去不用則此適足爲言者之的證而今反縷  
縷引援誠未曉其主意之所在抑其意以續衽鉤邊  
追後修改之故謬悠其說隱然欲歸朱子淡衣於不  
足遵信之科耶續衽鉤邊晚年雖有所改其他衣裳  
全制固自如也苟或又有變改於衣裳全制者則楊  
蔡二氏追記先師所改者何獨續衽鉤邊而已耶且  
其所謂朱子晚季所服不從家禮制度云者何所據  
而發雖以所與顏魯子書觀之送示其淡衣及幅巾  
大帶而曰此溫公遺制也云則朱子所自服用家禮  
所載溫公之制者昭然無疑而錫鼎乃卒口取辦隨

意臆斷以爲目前遮掩之計噫前古之事雖小於此  
者固不可臆斷况聖賢法服之制乎至其引用蔡氏  
之說則尤見用意之屈曲也其所證據者只爲續衽  
之制而截舉兩段遺其實證以售眩耳目之計誠可  
痛也末端所引朱子服妖之語直以溫公之制載於  
家禮者爲服妖噫嘻是何言也此與朱子之意絕然  
相反臣等請誦其全文而明之朱子答顏魯子書曰  
諭及淡衣謹并幅巾大帶納上皆溫公遺制也去古  
益遠冠服制度僅存而可考者獨有此耳然遠方士  
子亦所罕見往往人自爲制詭異不經近於服妖甚



可歎也其所謂古制之僅存可考者正是家禮所載  
溫公遺制也詭異服妖等說特指遠方士子各以己  
意裁服如今錫鼎新制者而言耳今乃截去上頭文  
字而又以本文所無近來二字加之又於其下自以  
己意硬着晚年二字以為糺撰變幻之計反以服妖  
之說勒歸之於先賢遺制錫鼎雖不恤誣聖言瞞  
天聰之至為未安獨不念朱子此書人皆見之乎且  
朴世采嘗斥錫鼎新制為服妖見於姜錫朋之疏故  
錫鼎反以朱子遺制為服妖以為對舉之計其節節  
誣悖之狀誠不忍正視也伏乞 聖照

代館學儒生李英輔等伸辨九菴先生疏 甲午

十月

伏以先正之誣不可不辨士林之氣不可摧折先正  
受誣而莫之能辨則義理日晦斯文不振士氣一摧  
而莫之能伸則元氣日喪國隨而亾乃者先正之大  
義酷被崔錫鼎之誣致故京外章甫相繼疏辨而  
聖上不但不賜允俞乃反摧折之不少顧惜臣等竊  
不勝抑鬱慨惋茲不得不更叫 天閣悉曩先正之  
誣以冀 聖明之垂察焉嗚呼宋時烈之為媚嫉者  
齟齬久矣其所拳踢者罔有紀極而惟此大義一着



卓乎天地昭乎日月雖瘖聾跛躄之人亦足增氣前後邪枉之輩吹覓萬端而猶不敢以此疵毀及今時移世變義理漸斁則媚嫉者乃敢并與大義而誣辱之略無所憚臣等痛恨駭憤豈但爲先正之被誣而已先正之大義一誣而夷狄禽獸之禍迫在眼前何者丙子之後天崩地坼冠履倒置義理斁滅人不得爲人則是義也決不可一日無於天地之間也是以先正臣宋時烈當 孝廟奮發之際以復讎雪恥之業爲一身擔負苦心極力死生以之其規模區畫贊動遠邇風聲義烈照耀耳目不幸 仙馭遽昇天不

悔禍則遂返初服大計莫伸此實志士仁人所沈歎也然而義理由此而彰明倫常賴此而不墜則此可以質鬼神而無疑建天地而不悖庶有辭於千百代之後者也今雖國勢艱危人心陷溺不能大振作大奮發有以成尊攘之大業伸時烈之遺志然君臣上下固當扶植此義以爲世道之維持而彼錫鼎者乃敢排斥此義若是其乖戾則其爲世道斯文之害將不可勝言而 聖上不思所以嚴斥之道乃反曲護大臣於其章甫辨斥之言則爲之摘決文字爲人求罪於其自辨之疏則以勒加爲 批至於臺疏之



厚海集卷之六  
批則曰看文字各自不同臣等於此益不勝訝惑之  
至請一一而條辨之夫摘決文字者不究本意捏合  
句語之謂也爲人求罪者構罪於無罪之謂也勒加  
云者本無是事而抑逆脅持之謂也至若看文字不  
同者文勢之可東可西者左牽右合各自成說則人  
之見之者容或不同矣今以錫鼎所撰祭文觀之其  
所用意明的可見旣以國恥未雪庶乎歸潔等語歸  
美於尹拯而以豈如夫人驚外循名等語繼之則此  
以尹拯之不干大義謂之歸潔而以宋時烈之密贊  
聖祖謂之空言也其所以必用夫人二字對待尹拯

較長說去者其意果指誰而言耶臣等一見知其爲  
指斥先正也其文勢語意初非黷昧難曉而况其自  
明之章元無一言辨白則不惟傍觀者謂以誣正誣  
正之實錫鼎固亦自當之矣今之辨斥者其果有摘  
決捏合之意而看其文者雖欲過於推恕顧藉錫鼎  
而語勢曉然孰得以別意看也然則其悖義醜正之  
罪昭著難掩尊尚先正佩服大義者固宜明目張膽  
聲罪致討之不暇豈可以此反謂之抑勒而求罪耶  
第 聖明所以扶護錫鼎錫鼎所以自辨者只在於  
誣 聖祖三字蓋錫鼎亦有人心苟究其本心而言



屏遠集卷之六  
之豈必欲誣毀 聖祖而既誣時烈之大義則時烈  
之大義即我 孝廟之大義 孝廟嘗曰明天理正  
人心予責也與予共此者捨卿其誰其誠心付托可  
泣鬼神而至於獨對之密勿經緯 御札之諮詢謨  
猷實所謂君臣同德其所秉守者同此大義則固不  
可分而二之今者錫鼎惟急誣侮時烈而自不覺其  
上及於 聖祖其言雖不誣 聖祖之躬而 聖祖  
之大義固已見誣矣今乃截去其所以然之故但曰  
吾何嘗誣 聖祖也是果足以自辨也耶向日諸生  
之疏亦何嘗以錫鼎爲直誣 聖祖而以其辭不達

意之故 聖上雖疑其過當今若以誣 聖祖大義  
之罪罪錫鼎則錫鼎顧何敢辭其誅也况其誣毀先  
正既出本心而不能自辨則醜正之罪尤不可逃也  
殿下每以誣毀 聖祖爲錫鼎之寃而於其誣毀先  
正則前後 聖批無一言開釋無乃 聖意以爲誣  
毀先正固不足爲罪兩本不欲明言斥之耶若以誣  
毀 聖祖寃之而不罪又以誣毀先正爲不足罪而  
不罪則彼蔑大義誣先正者偃息無罪而日後之承  
武接迹者將不勝其紛紛矣其爲世道之厄爲如何  
哉當其代撰文字之時攬八不相干之語潛逞譏誣



之手而及其 聖明之批稍加顧藉則其意以爲  
聖意如此士林齋發之論固不足恤末乃肆然以誣  
正自當了無畏憚公議底意其憑依放恣之狀可勝  
痛哉今其言悖理無倫固不足增損於時烈之大義  
理大議論而其所以誣辱則噫亦甚矣今以當時之  
不能掃清腥羶畢其志業必謂之驚外空言則此何  
異於以孔子之筆削不行於當世而歸之空言孟子  
之談王無補於齊梁而謂以驚外也耶此則雖盈尺  
之童亦能覷其姦而知其誣矣嗚呼 孝廟之於時  
烈實昭烈之於孔明魚水之契迥出百王 孝廟之

密遣故判書臣金益熙諭旨而勉出者固是爲大義  
也時烈之不敢終守東岡黽勉出脚者亦只是爲大  
義也當日君臣之間際會之隆禮遇之勤者固非爲  
別件事也直欲共圖大事共成志業也今若以時烈  
之全體大義謂之空言則豈 孝廟十年在宥晝宵  
經營者只與驚外空言之一時烈而同心做事耶以  
殿下繼述之孝想 聖祖當日之知遇則不待臣等  
之縷縷而可知時烈平日之大義非驚外空言之歸  
而錫鼎罔極之誣亦可覷破矣臣等又有所駭痛者  
時烈之平日拳拳者則今乃歸之於空言驚外而至



屏溪集卷之六  
以義凜華夷大節斯存等語推與於別人真所謂倒  
朔而爲南喚黑而做白也如其阿其所好欲自贊揚  
則豈患無他辭而必以此千萬不近似之言敢擬於  
千萬不近似之地乎果如錫鼎之言則必苟活以爲  
義怵畏以爲節然後方可合於大義大節也錫鼎亦  
豈不知其言之全不襯着而乃爲此癡騃兒所不爲  
之言者是不過急於誣毀時烈敢以此不着題之語  
洋美於拯以爲抵敵時烈大義之計而已顧其意雖  
託於祭尹拯而實在於誣時烈也然錫鼎所以爲此  
者其亦有所恃焉耳頃年爲其祖鳴吉而訟寃也

殿下以尊周大義獎許鳴吉鳴吉卽大義之罪人而  
殿下稱之以大義錫鼎自此增氣以爲春秋大義何  
獨爲時烈之所執乎人皆可以掠而有之矣於其平  
日所自尊尚處則勿論其人之近似與否亦或目之  
爲節義而畢竟以主張大義之時烈反謂之空言驚  
外一任其真僞之顛錯而更無顧忌 殿下若於當  
日訟寃之章已能痛斥其僞罔則錫鼎雖極妄肆何  
敢復以此等手段幻弄於今日乎方今上而朝廷下  
而韋布各立門戶互相是非竊想 殿下固已厭聞  
其說矣今於此事是非亦必以爲錫鼎之誣毀時烈



不過黨論而諸生之辨斥錫鼎亦不過黨論矣無寧  
摧折士論以爲慰安大臣之地云爾此則大有不然  
者昔侂胄諸姦目朱子之徒號爲僞學當時邪正分  
黨各自謂此正而彼邪儻或一諉之黨論而不思所  
以明白區別以爲扶抑之道則僞學之誣何以辨明  
而侂胄之姦亦何以痛斥耶今者時烈所秉大義實  
如朱夫子正大之學而錫鼎空言之毀亦已浮於侂  
胄僞學之誣今豈可一視以黨論不爲嚴斥也哉此  
臣等所以大聲疾呼欲一白於 殿下之前者也抑  
臣等於此淡有憾於 殿下所以待時烈者自 孝

廟至今日時烈之一身伸屈靡常者此固坐於世道  
日汙人心日陷之致而若求其原亦未必不由於  
君上之使然嗚呼 孝廟之於時烈尊師之義旣如  
彼盛矣當此之際推時烈上配程朱者舉世皆然而  
無或有異辭此其間亦豈無一二小人心懷媚嫉者  
而鬼魅之於白日蚍蜉之於大樹固何敢肆其意欲  
哉及至 孝廟初陟而謗毀之言始叢於時烈其視  
孝廟之世固已爲世道之一變矣然而 先大王所  
以尊嚮賓禮者實無間焉故百車之讒卒無所售不  
然則時烈之禍不待甲己而必己慘於癸丑以前矣



於戲 先大王盛德此所以沒世不忘者也今 殿  
下之於時烈尊禮嚮仰固未嘗不至而其誠心悅服  
比之 孝廟與 先王果何如也乙卯竄出己巳慘  
禍實被羣小之所欺誣非出於 聖明之本意而然  
其所以致欺誣之患者何也此可見 殿下之心已  
不如 兩朝之無間而況今則日遠而日忘其視  
殿下之初心又不承權輿矣是以庚申以後世變尤  
酷平日之尊仰時烈者亦或有反目而掉唇誣侮譏  
斥一節加於一節至于今而無遺力矣始則猶以大  
老見待不敢爲肆然之論者蓋有所嚴憚而終乃誣

蔑之言至及於炳烺大義氣豪意健便有蹈藉塵盡  
之勢嗚呼此曷故哉是蓋視 殿下之心而更無所  
忌而 殿下又無一言明辨反爲扶護之不暇臣等  
竊恐砥柱衝而呂梁折節次推上則其所謂空言高  
論云者轉加而爲悖言悖論而大義一事終必爲時  
烈之一罪案也思之至此心膽墮裂直欲痛哭而不  
可得也假使錫鼎此言發於 孝廟之世則其所以  
處之者未知將何以也臣等竊惟 孝廟平日秉大  
義尊儒賢之心必不任其邪說之恣睢而不一嚴斥  
若今日之爲也嗚呼 殿下於此雖不念時烈而獨



不思先朝所以尊尚之意耶臣等之言非爲攻錫鼎也實出於爲時烈也亦非但爲時烈也實是爲大義也爲先王也爲殿下禮賢之道而發也伏願殿下畱神澄省焉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代太學儒生鄭觀河等請沙溪先生從祀文廟

疏乙未

伏以臣等竊觀歷代從祀之典聖門七十子外思孟之大德崇道暨宋朝六賢之繼絕學於將墜發微言於將溷者尚矣無以議爲若其他漢唐以來至於我東羅麗而諸儒之得與於從祀之列者或詮釋經旨

或裒輯禮書或授受師生而有功斯道則莫不躋之而膺享蓋典禮之重宜莫如從祀而歷代人君亦莫不以是爲重矣然而其學可以師法其道可以表章則未嘗以典禮之重而莫之亟舉顧其之學之道實合從祀而不能以從祀之典報之則不但有歉於人君崇儒重道之義固無以聳動一世矜式士林一趨於斯道也今者文元公金長生從祀之請發之士林者洽過三十季于茲中外章甫連章陳請而殿下過於愼重迄未津許未知殿下尊賢重道之意猶有所未至耶抑殿下所以知長生之道學者或有



所未盡耶。殿下臨御未久，即以兩賢臣躋配聖廡。頃又以宋朝六賢升配殿內，廢典闕章靡不畢舉。則殿下之尊賢重儒，可謂盡矣。前後儒疏之，批每以予非不知金長生道德爲言，則是殿下之所以知長生者，亦似盡矣。而猶復荏苒時歲，持疑不許者，抑何故歟？臣等聞先儒云：知而不行者，非行之不能；其所以不能十分真知而然也。殿下雖自謂非不知長生道德，而臣等竊恐殿下之知長生者，猶未能真知長生之必合從祀，而有所持疑，每下慎重之教也。夫事之不行者，其是非黑白必在於溫吞暖之

間而欲行，旋沮也。若使眼前道理明白，快當如水火之不可蹈，鳥喙之不可食，則夫何有持疑而未決，慎重而難行哉？金長生道德之醇，正學問之淵源，雖悉於前後封章，而臣等請更舉其表表著稱，照人耳目者爲殿下一陳，以明從祀之不可斷已矣。夫長生言其質則純粹，樂易語其操則方正，確實其爲學也。立志以定本，居敬以持志，致知以明之，反躬以實之。率皆師承於文成公李珣，而推以上之，以根極於考亭。至於一動一靜，一言一默，莫不出於聖賢法門，故及其成德也，則莊重渾厚，地負海涵，固非後學小生



所可涯涘而謂之百代宗師者真不誣矣其發明經訓也則有辨疑義理絲毛辨釋無遺而惟其朱子之後訓詁大明故不復支蔓而其所以精切的確殆有過於鄭氏之釋經矣其證訂禮書也則有家禮輯覽喪禮備要疑禮問解等書折衷諸家斟酌古今疑文變節毫分縷析使朱子之所未遑勉齋之所未盡者燦然大明於世雖其臭味之不同者亦莫不遵用其所以裨益世教開示後學之功又可頡頏於二戴矣其授受斯道也則朱子之後吾道既東前朝臣鄭夢周倡之於前先正臣趙光祖李滉李珣繼之於後而

長生實傳於李珣之門授之於先正臣宋時烈宋浚吉其所以承下接有功斯道者實加楊羅李諸賢矣噫長生之道學事功既有此三者則豈不卓卓乎盛矣哉顧以鄭氏以下諸賢者言之有一於此亦得以從祀先聖無敢議爲則此向所謂釋經輯禮授受師生而莫不脩享者也况其成德之實如彼宏厚而兼有此三大事業則其從祀之不可斷已者不啻較然矣 殿下誠能以臣等之言實爲一世之公誦而非出阿好之私則從祀之典無所持疑而前日之所以慎重之者更不須言也嗚呼使金長生道德學問



果有少歉於聖廡之躋享而臣等只以愛慕之深欲  
爲過重之請則是乃以非禮之享享長生也此不但  
欺罔 聖上爲罪斯大抑將得罪於長生矣臣等雖  
甚蒙陋不至全昧義理何敢肆然爲無所據之請哉  
自有此論以來館學封章凡幾上矣八路齊籲亦幾  
次矣今則輿論已定打成國是無一人少敢崖異正  
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焉者也然而 天聽愈邈允  
音久靳士林之慨恨抑鬱爲如何哉伏願 聖上亟  
命有司即舉金長生從享聖廡之禮以光昭代之盛  
典以慰士林之顛望不勝幸甚臣等無任激切屏營

之至

代館學儒生尹志述等辨誣寒水先生疏 乙未

伏以黑白易別而朱紫難辨亂賊易討而鄉愿難知  
此聖人之所深戒明主之所深慮蓋辨之不精知之  
不明則其弊至於是非混其禍至於世道乖可不懼  
哉臣等竊伏念祭酒臣權尚夏卽一世矜式之宗師  
聖朝禮遇之儒賢 殿下方盡禮尊師至誠招徠荐  
降 明旨特敷心腹藹然之意溢於十行若將羅致  
而後已一世譽動莫不欽仰我 聖明緇衣之誠矣  
不料近日因家禮源流序跋事 殿下辭氣太厲處



分顛倒全無顧藉於尚夏尚夏雖不被罪譴而至於  
宰臣之特罷固已并包於被斥之中矣士林失色相  
顧錯愕而繼而有柳奎者乘機投疏醜詆罔極至請  
譴罰無少忌憚 殿下又納其誣說優批以獎不究  
委折扶抑太偏至 教以序後文不作可也彼奎輩  
承人意旨甘心誣賢固不足道而獨怪夫 殿下尊  
禮尚夏者爲如何哉而介然之頃禮貌頓殊輕示厭  
惡乃至於此臣等竊不勝慨惑之至噫辨之不精知  
之不明惟名是循其實不究無彼無此一例尊信則  
是非黑白於是乎相混而自不覺真箇儒賢之歸於

踈絕可勝歎哉可勝惜哉臣等忝居首善之地粗知  
衛道之義則儒賢之被誣不可不辨 殿下之過舉  
不可不言茲敢不避煩瀆相率呼籲於 玉候靜攝  
之中伏願 殿下毋主先入平心而徐究焉第權尚  
夏受誣由於家禮源流序文則臣等請先明源流之  
所以然者以辨尚夏受誣焉故文忠公臣俞棨一生  
畱心於禮書有所編著初名以家禮集解後改爲源  
流其用工之積非一日也中歲閒居益加蒐輯遂成  
編帙故執義臣尹宣舉以所住密邇招邀講訂不無  
參助之工及棨之赴 朝也仍以草本托於門人故



厚溪集卷之六  
相臣尹拯要其修潤校勘矣其後宣舉作棨之行狀  
有曰公築室於麻霞山下爲作一書齋名之曰山泉  
日以講學教人爲事以禮書多門有難領會乃取文  
公家禮立綱分目而取古禮經傳及先賢禮說並東  
方諸儒賢論著文字類附於逐條之下名之曰家禮  
源流此真記實之言也頃者棨之孫相基仍 朝命  
許刊往求原草則拯之書以爲初本所同也後本所  
獨也拯之子行教書以爲世傳爲吾家書初旣出與  
旋即索還蓋其父子之書同一意脉以宣舉之講訂  
參助謂之所同而以後來拯之受托校勘者歸之宣

舉而謂之所獨隱然以吾家書目之蓋著述冊子之  
規立綱分目排布體例者爲編書之主而若其參考  
羣書逐門類入者乃編書之參助也寒泉之編近思  
朱夫子雖與呂祖謙共之後世莫不以朱子爲主綱  
目之編成其目則朱子多令門人編入而亦莫不以  
爲朱子之書者顧其立綱分目排布體例實出於朱  
子之手故也宣舉之於源流雖不無講訂參助之工  
而以此而謂之共編猶過其實况其子孫乃反曰所  
獨也吾家書也欲掩棨主編之實狀而專歸於宣舉  
其所謂所同者猶有共編之意至其所獨二字與吾



家書云者顯有獨專之意真所謂喚賓爲主者也是以相基之請序於尚夏也尚夏不敢爲媿拯之計而據實直書仰以褒揚當日纂輯之業俯以立言垂後以爲徵信之道其纂序之大略不過如斯臣等請就奎疏之誣而條辨之奎疏以爲宣舉與棨聯牀對討交筆互書云而以筆蹟多寡欲定其主客此則有不然者臣等既未見真本則未知筆蹟之多寡果如何而設如奎等之言棨與宣舉筆法之有敏拙人所共知招邀講訂之際多倩敏書者無足怪也且是時去丙丁纔數歲宣舉之志學蓋未久矣以棨精熟之學

淹博之識編輯之際主張是者亦可知矣臣等抑有所疑惑者拯於辛巳五月答棨之子命興書曰此中無當初草本頃於答判府事臣李頤命書曰手寫之草本尚在此中前日之謂無者是則後所謂尚在此者何也後日之在此者是則前所以諱之者抑何故歟奎疏謂兩家所藏本多寡懸殊此又有不然者俞家草本雖是四卷行字倍蓰故即今刊進乃至於九卷則雖除王制一卷猶爲八卷比拯家七卷之本不啻多矣其不足以多寡爲左契者明矣且棨旣以補遺之役托之於拯則後來雖或有添補者此乃拯之所



有干宣舉何事哉奎疏又以宣舉所撰俞棨行狀中  
撰成源流之語謂之謙己歸美之意此則可笑之甚  
也著書於儒者非等閒事果有共編之實則雖欲歸  
美於人豈可全掩其實不爲槩及耶自道之語若是  
明白則顧此行狀己自爲斷案今乃捨自家已定之  
論逶迤遷就曲成共編之實者其可乎棨之精力多  
在是書述棨事行此宜爲重故宣舉之狀備述如右  
而拯則於祭文墓誌俱沒而不書抑獨何意哉且宣  
舉有所著後天說而棨之參討亦如宣舉之於源流  
故宣舉挽棨之詩曰三索平生後天說祇今誰與更

提承此果宣舉所著而棨有講論者故以實言之若  
如行教奎等之言只欲謙己而歸美則是何獨謙於  
源流而不自謙於後天說耶且以宣舉之與故參判  
臣李廷夔書論之尤有立辨者其書曰曾上源流只  
呈于令案見和叔書已得轉看而請其初卷矣自此  
大乖俞胤甫之意和叔即故相臣朴世采之字胤甫  
即棨子故校理臣命胤之字也蓋是書未及校勘命  
胤之意姑不欲傳播故宣舉之言如此然則其屬之  
俞家亦已較然矣奎疏又舉先正臣宋時烈所纂宣  
舉及棨墓文爲證而此又有不然者今取兩文而觀



屏溪集 卷之六  
之於棨之墓文則曰公所著源流藏于家於宣舉墓  
文則曰公與市南共著家禮源流市南即棨號也其  
所以歸主於棨明白無疑渠雖欲以此證其共編而  
適足以證成主客之分矣且時烈之著宣舉墓文亦  
有曲折蓋其墓文一用行狀中語而不參己意故拯  
之發怒實在於此棄而不用仍成大鬧而今乃急於  
爲證則反以先正之文引以爲重其苟且艱辛之態  
誠不滿一哂也奎疏又舉宣舉所著源流小序以爲  
徵信之端此則又不然其序文只言源流之所以作  
而不舉某人所編成則其文意本自混圖俱不足爲

彼此之證矣第明言之行狀既不能見信而猶有後  
來之紛紛則若此混圖之序文何足爲證耶奎疏又  
以棨戊戌書及臨絕書謂非奉托於拯此本拯書之  
意而亦有不然者棨於戊戌赴 召時既托是書於  
拯故其多有書於拯曰源流始工尤喜望專精着力  
成就大編俾令未死之前得以寓目幸甚至甲辰春  
告訣於宣舉兄弟書末又曰仁卿諸從前氣短不能  
遍及所以奉托者雖死後想必聞之仁卿即拯之字  
也二書辭意前後相照應前所謂未死寓目者即指  
此編則後所稱奉托者非此編而何也拯之書每曰



先人方有添刪草本之事不肖任書寫之役故市翁喜聞而勗之以卒業其告訣時奉托則稱以精神昏忘全不記得市翁即槩之號市南也宣舉實主添刪而拯不過任書役云者果如其言則槩之與宣舉書前後何限而無一言及於源流何也至於戊戌冬則同日發書俱訊父子而全捨修正之執友獨及執役之少季豈其理哉且其書中專精着力成就大編等語此果只勉書寫者之意乎若其訣書所托全不記得云者雖汎然知舊猶不可如此况師生存沒之際丁寧告托之言其何忍忘之若以爲元無訣書奉托

則刊本俱在固不可誣若以爲雖有奉托元非源流事則亦何不明言某事以服人聽聞而一則曰不記二則曰不記此果可以緘人口耶及至奎疏始乃以家事奉托爲言此又不成說話矣拯以親受訣書之人尚不能記得其某事則奎是何人能識拯之所未記而質言之若是也槩卒時三子俱長長子命胤與拯同年生而又已立朝爲侍從槩豈復區區爲身後之慮雖欲托之何不略及於執友宣舉之兄弟而獨於拯別有所致意耶此欺誣之甚者也大抵拯家諸意本欲以是編全歸於宣舉者久矣相基之請刊於



屏溪集 卷之六  
拯己在數十年前而拯遷延推諉終不肯許及至上有成命勢不得不刊則乃以吾家書爲言至舉先正臣金長生所著喪禮備要譬之備要雖自申義慶始之而其實則長生書也其意豈不曰此篇雖始工於糜而實則宣舉所輯書耶其所共編云者亦是末後不得已之說而其意本欲專之也今奎輩顛倒是非糲撰辭說雖欲眩惑 天聽而實迹昭然有不難辨臣等所以先就其源頭逐條辨論不憚煩複者誠以茲事之源委旣判而拯之事與尚夏之序文其是非自可見矣 殿下試取此而究之宣舉之於源流

客乎主乎拯所以處此者是耶非耶夫以尚夏之賢其言足以榮辱一世則定其是非明示今後者豈非其責乎噫拯之於糜自少執業實有罔極之恩故拯之祭文亦以父事稱之其平日恩義有非尋常師弟之比而末稍弄得全出恆情之外則序文所謂蘇張手段者所以淡斥乎此而至如狼狽之諭前後章疏以此目拯者固已多矣元非始發於尚夏而此亦据一世之所共道者也其所以嚴義理之辨發公正之憤者亦豈出於私好惡而然哉嗚呼世教漸降師道日喪人不知有師弟之倫久矣而頃季父師輕重之



教又爲一大藉重之資夫以師生之重並列於君父而今欲於父師之間有所輕重則其將共君父之並尊而亦有所軒輊耶今以中庸所謂尊賢親親之義言之父子之倫其重如何而苟無師教則人之異禽獸幾希亦豈知重父子之倫而全父子之恩乎其或廢一則義理乖而人道絕矣拯於平日親炙儒賢之門亦豈不知無犯無隱之地不可背悖而數十年來再蹈一轍甚至於父事之間臨絕之托不惟不能奉行而乃反諉之以不記尚夏之所淡惡而痛斥者正在此處故其心以爲寧被奎輩無限醜辱只欲以一

身扶世教一分矣臣等竊以爲尚夏此序不可不作而亦不可不行之於今與後世以警夫世之爲人之弟子者而維持乎世道也何 殿下不暇究察而扶抑之若是太偏也奎疏又以尚夏所撰先正臣宋時烈墓文作爲一大罪案或謂之用意之淡或謂之眩惑來後其所誣詆殆無餘地臣等尤不勝痛心焉嗚呼己巳之禍尚忍言哉其積漸醞釀爲先正禍根果誰之故蓋拯之父子自初黨惑於鑄雖見鑄侵侮朱子而猶不忍棄絕至於鑄之祭宣舉文而極矣時烈每以先治黨與之義斥之甚力故尹家之釀怨蓄憾



其來已久及乎時事一翻鑄黨復起伸雪鑄冤顯擢  
拯官時烈則罪名狼藉終被慘禍而斥鑄爲賊斥拯  
爲黨鑄者未嘗不爲罪時烈之張本是以時烈當赴  
謫之日使門人操文告訣於其先師之墓而明言當  
時召禍之由此雖百代之下讀其文者猶足隕涕今  
尚夏以時烈嫡傳門人盡傷於師門之酷禍略及其  
源委於墓文者實出於至痛之在中矣若換時烈之  
墓文而全沒此事則僂不是時烈墓文尚夏豈肯怵  
禍畏威不爲之一言耶今奎輩遽以此登之章奏欲  
構尚夏之罪欲挑士林之禍噫嘻尤亦慘矣一種媚

嫉之輩以此兩文作爲欄柄挾矢磨牙潛伺間隙尚  
夏於此際適當 聖上之命召略以難安情勢附陳  
於史官之行此固不得不已而彼輩拈出此一句語  
并爲疵毀之端其所爲言誠不足多辨毒正侮賢自  
是奎輩之本色而今乃肆然無忌售其情態者亦有  
所恃而然矣自有此事以來 殿下發之聲色見於  
處分者顯有抑揚之意使彼附麗之徒聲勢翕張故  
舉世靡然不欲明言日者喉院之復途堂劄之論列  
雖自附於匡救之意而含糊委靡全無直截之氣此  
皆 殿下耳目之臣而亦皆如此則孰復有犯 殿



下之所厭聞而盡言不諱耶嗚呼世道百變滄桑屢  
換之餘尚夏以山林宿德巋然獨存 恩禮之盛度  
越千古而遽因奎等怪鬼輩誣詆之言 殿下所以  
待遇者不但爲不承權輿之歎而是非莫辨賢愚倒  
置日後之事將不知至於何境臣等於此安得不竭  
誠瀝血以伸儒賢之誣辱以明一世之定論哉伏願  
聖明勿以人微而忽其言先察賢邪之辨一循好惡  
之公亟 命收還 批旨中未安之教以示尊尚儒  
賢之心仍定奎輩醜誣之罪以杜讒賊之口則日月  
之亶人皆仰之而世教可淑士趨可正此實 聖德

之光斯文之幸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屏溪先生集卷之六



